冰淇淋上市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被劫色的小劫匪(1)
- 第2节：第一章 被劫色的小劫匪(2)
- 第3节：第一章 被劫色的小劫匪(3)
- 第4节：第二章 什么叫美得叫人流口水(1)
- 第5节：第二章 什么叫美得叫人流口水(2)
- 第6节：第二章 什么叫美得叫人流口水(3)
- 第7节：第三章 我是她的男朋友(1)
- 第8节：第三章 我是她的男朋友(2)
- 第9节：第三章 我是她的男朋友(3)
- 第10节：第四章 麻烦都是自找的(1)
- 第11节：第四章 麻烦都是自找的(2)
- 第12节：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1)
- 第13节：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2)
- 第14节：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3)
- 第15节：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4)
- 第16节：第六章 谁有用人一百招(1)
- 第17节：第六章 谁有用人一百招(2)
- 第18节：第六章 谁有用人一百招(3)
- 第19节：第七章 眼里的孩子(1)
- 第20节：第七章 眼里的孩子(2)
- 第21节：第七章 眼里的孩子(3)
- 第22节：第八章 寒夜谁与立中宵(1)
- 第23节：第八章 寒夜谁与立中宵(2)
- 第24节：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1)
- 第25节：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2)
- 第26节：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3)
- 第27节：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4)
- 第28节：第十章 始识真情味(1)
- 第29节：第十章 始识真情味(2)
- 第30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1)

- 第31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2)
- 第32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3)
- 第33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4)
- 第34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5)
- 第35节：第十二章 或是有情今始觉(1)
- 第36节：第十二章 或是有情今始觉(2)
- 第37节：第十二章 或是有情今始觉(3)
- 第38节：第十三章 一笑(1)
- 第39节：第十三章 一笑(2)
- 第40节：第十四章 冬风冽(1)
- 第41节：第十四章 冬风冽(2)
- 第42节：第十四章 冬风冽(3)

第1节：第一章 被劫色的小劫匪(1)

第一章 被劫色的小劫匪

深夜，舒冬末慢慢悠悠地迈着步子，享受着小醉微熏时在星空下孤身漫步的自在。细高跟鞋踏在小区间道上嗒嗒地响着，没有女子日常行走的节奏感，多了几分散漫随意的凌乱。

"站住，打劫，不许动！"

树影里突然传出的低喝让她顿住了脚步，怔怔地看着跳出来的人。她虽然没醉得一塌糊涂，但也已经跟清醒搭不上边，正是思维散漫，反应迟钝的熏然阶段。她思绪飘浮，没有意识到危险，反而觉得自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竟会遇到劫匪十分有趣，笑问："你劫什么？"

跳出来的劫匪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愣怔了一下，脱口道："你的台词不对啊！"

"那我要怎么问，台词才对？"冬末打了个带酒气的嗝儿，混沌的脑子里，思维线打了几个结，突然福至心灵，弹了个响指，"我知道怎么说才是对的了。"

劫匪愕然，冬末煞有介事地问："你要劫财，还是要劫色？"

劫匪说了什么，她却没听清，她的注意力全落在劫匪所持的武器上了，那是把发着荧光的刀--真刀不会有荧光，这自然是小孩子家玩的玩具了。

在居住人口密集的小区外，并不算僻静的地方抢劫，已经是很不符合强盗逻辑的事了，竟还拿着带荧光的玩具刀来唬人，这劫匪也太看低路人的智商了吧？或者他是自己智商太低，所以把别人也想成了傻子？

她酒意上涌，好奇心大作，十分想见见这拿假刀抢劫的奇才的长相，步子一迈，歪歪斜斜地逼到劫匪面前，仔细一看他的脸，不禁笑了--这只是个看上去才十五六岁的少年，稚气未脱，身高与她相当，

两道细浓弯眉，一管笔直的隆鼻，赫然生着张难得的菱嘴，水杏般的圆眼睛。这相貌何止是清秀，简直就是美丽得过了头。

这么俊秀出众的长相，看过的人都不可能忘记，他居然不遮不掩的就出来打劫，也太离谱了吧？冬末怔了怔，呻吟一声："你像出来劫财劫色的吗？是出来给人劫的吧！"

那少年看着她，一脸的惊诧意外，却没有做贼心虚的害怕，反而满眼迷惑不解，"你不是……"

他话才出口，就听到冬末断喝一声："打劫，不许动！"

少年果然听话，吓了一跳以后，就真的不动了。

冬末抬手抚住了少年的脸，在他细腻的皮肤上抚了抚，挑逗地嘻嘻一笑："姐姐来教你怎样才叫劫色……"说着双臂一绕，环住他的脖子，俯下头去，先在他脸颊上啄了一下。少年错愕无比，惊得双眼和嘴变成了三个0形，只是呼叫声没有吐出唇外，就已被冬末吻下来的嘴唇堵了回去。刹那之间，他鼻端口腔的味觉，都被对面的人度过来的酒气与甜香占据了。

冬末感觉与自己的相接的双唇柔韧，带着股少年特有的清爽，似乎有着自己爱喝的凉茶的气息。她不禁将这一吻加深了几分，舌尖沿着少年开启的双唇溜了进去，掠过他的牙齿，在他口腔中滑动、挑弄、摩擦，让处于呆滞状态中的少年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不自觉地遵循本能，随着她的唇舌而吸吮，纠缠。

少年的青涩反应出于她的意料，让她更深入地吻了下去，直到一口气用尽。总算她还没有醉到七分酒意全变成了十成色胆地步，一吻之后，便将戏弄之意，好色之心收了回来，退开几步，对被她戏弄得完全神魂不属，两眼迷茫的小劫匪笑得纯洁无害，"小弟弟，打劫是很危险的事，不止没前途，还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反劫，以后还是不要玩这个吧！"

第2节：第一章 被劫色的小劫匪(2)

少年石化当场，眼睁睁地看着冬末撇下他，摇摇晃晃的走进小区里，没了身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呆站了许久，他才爆发出一声惊诧无比叫声："啊？？？？？"

他居然……就这么……被一个女人劫了色去了？

这世道，何止做女人的贞操有危险；做男人，也不见得贞操有多少保障啊！

冬末却理不得他的叫喊，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她买的是二手房，原来的屋主嫌这房子是顶层，没有电梯上下不方便，夏天又太热，所以低价转让，她就手拣了个便宜，住进来才一年多。

五十多平方的房子，一个单身女郎住着，虽然自在，但在深夜无人的时候却显得空阔了些。

冬末进屋，将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然后再打开卧室里的壁挂电视。电视里，已被男主遗弃的女主正在对别人诉说自己的痴情："我爱他，不管他怎样，都不会改变……"

多么白痴可笑的爱情誓言，不管对方怎样，都不会改变的爱情，怎么可能存在？那不过是没有过受过真正的伤害的人呓语，若是真的为人所负，怎么可能不恨不怨？

若是那个"怎样"，是把那傻得像猪的女主卖到妓院里去，看她还会不会这样痴情不改，明明已经被抛弃了还死抓不放。

冬末轻嗤一声，就手把频道切换到音乐台，将遥控器扔在一边，扑倒在床上。她竭力抵挡住那种深夜间突然来袭的绞痛，刻意放纵酒意发挥，在逶迤的音乐声里睡了。

次日醒来，已是十点多了。

夏末秋初的上午，阳光亮晃晃地泼将下来，刺得冬末眯了眯眼，刚走出小区，就听到前面有人喊："舒冬末！"

这声音清疏明朗，洒落下来有种山间流泉的和悦，似曾相识。冬末徇声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个身着蓝T恤灰白休闲裤的少年，身材瘦削，好在比例匀称，没有排骨男女的碜人，反而带出几分修长清俊。

一个少年向她跑了过来，脸上的笑容太过欢跃，感觉也跟秋初的晨阳似的，明晃晃地刺眼，让冬末不得不稍微眯了眯眼，把视线集中在对方那颇得海迪先生神韵的两颗大门牙上，心里直嘀咕--这是谁啊?

"舒冬末，我等你很久了。" 他看到冬末迷惑不解地望着他，脸腾地红了，喃喃地道："我是夏初，是昨晚的……的……"

他"的"了老半天也没"的"出什么来，倒是冬末想了一下，蓦然醒悟过来：敢情这是昨晚劫道的小鬼啊！堵在她门口难道是因为昨晚劫道不成，还想白天再劫一次?

"有什么事？"

"我……我……是来道……道歉的……昨晚的误会真的对不起……"夏初结结巴巴好久才挤出一句话来，白净的脸红好像毛细血管全都爆裂开了，要滴下血来似的。

道歉？一大早堵在这里就为了给她道歉?

他不是以为打劫后道个歉就真的可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吧?

"嗯？"冬末鼻子轻轻地拖出一个单音节，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问的门卫李叔。"

小区的门卫李叔是老兵出身，对陌生人的戒心一向重得很，冬末听到他居然能从门卫那里问出自己的名字，不禁一怔，看了门卫室的李叔一眼。

李叔见她看向自己，赶紧走了过来，解释道："舒小姐，我对过这孩子的学生证、身份证，同时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打了电话向学校班主任、任课老师、同学求证了他的身份，问清了事情的原委，才把你的名字告诉他的。"

第3节：第一章 被劫色的小劫匪(3)

李叔在一边解释，夏初就在旁边鸡啄米似的点头补充："舒冬末，昨天晚上，我本来是和社团的几个朋友在排练COS秀的，结果天黑我认错人了……这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很对不起。"

他生怕冬末不信自己的话，急得手舞足蹈，一面说一面鞠躬道歉，光洁的额头上居然渗出了一层薄汗，更显得他姣好如女的秀丽脸庞清俊可人；两只犹如琉璃琢成的茶色眼珠流亮透光，似乎可以把主人心里的情绪不带半点遮掩地映进别人眼里。

冬末这么多年来头一次碰到这种心思剔透得能让人一眼看穿的男生，虽然他的解释依然很难取得她的信任，但他的神情却让她不自禁的放松了戒备。

李叔显然对夏初的印象也很好，又开了口："舒小姐，这孩子连我都没起来就等在了小区门口，眼巴巴地要给你道歉。我看他真的不是坏人，昨晚的事肯定是他被人骗了。"

冬末微微点头，正想说话，夏初却又着急起来，红了脸辩解："李叔，我同学也没骗我，是我自己方向感不好，才弄反了出位的方向，他们昨晚已经跟我解释过了。"

李叔的解释才是真正能让人信服，彻底解除他的抢劫嫌疑的，可他居然还予以否认，言词里对他的同学多方维护，冬末这下才是从心底里吃了一惊，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单纯得近乎愚蠢的少年，讶道："你……"

这半点也不知顺着台阶下的少年，如果不是大奸若善，就真的是个国家保护级的珍稀生物，可他怎么看也是像珍稀动物多些。

她本想问一句："就算真是玩游戏，哪有让同学扮劫匪劫错人后，也不陪着过来道歉的同学？"

但她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反正这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鬼，她又何必多浪费口水？费心费神替别人教养孩子，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心思一转，她懒得多话，点头道："你的道歉我接受，没什么事，我上班了。"

夏初见她要走，急了："还有事，我还有事！"

冬末奇怪的问："你还有什么事？"

夏初脸上的红晕刷地一下，以肉眼可见的飞速扩散到了脖颈里，看着冬末，张了好几下嘴才结结巴巴地说："昨晚我……你……你……我……"

你你我我的半天，他的话也没说完整，目光飘忽不定，左看右看，就是不敢看冬末的脸，头垂得低低的，竟像是害羞得恨不能学学乌龟，把脖子连头都缩回壳里去，不用见人。

冬末不解他为何这副表情，细一回想，才记起她昨晚趁着酒兴做了件不该做的事，看到夏初这表情，惊得连颈后的寒毛都根根直立抗议，心知事情出了偏差，顿时暗暗叫苦--她对男女之间的情爱游戏规则非常熟谙，自然知道如果无心，最不该招惹的人，就是这种纯情少年。

只因这种未遇情事的少年，往往不懂得情爱的收放，一旦动情，容易钟情不改，死缠烂打，完全做不到好合好散四字，弄得双方都享受不到游戏的乐趣，却多出几多不应有的麻烦。

昨天晚上，她是发什么疯啊？怎么头脑一热，居然就戏弄了这样一个绝不应招惹的人呢？这一下，该如何摆脱？

正在这时小区深处驶出一辆银灰色的标致车，滑到了冬末身边，车窗降下，探出一张笑眯眯的脸来："冬末，我送你。"

冬末尴尬之际，突然有人插入解围，喜出望外，二话不说，直接奔车门而去，反应之灵敏，动作之迅速，真如猎豹扑羊，苍鹰博兔，带起的风声把来接她的崔福海都吓了一跳。

夏初既想拉住她，又不敢莽撞，略一迟缓，冬末已经上了车，她在车里坐定了，这才降下车窗，对夏初干笑两声："小弟弟，昨晚上我

有点喝多了，记不大清发生了什么事，反正你歉也道了，诚意我心领，那事情就这样算了吧，再见。"

"呃？"夏初在当地怔愣半晌，突然急叫起来，"昨晚的事情怎么能算了呢？你你你……你亲了我啊！"

李叔正想提醒他别站在大门中间，突然听到他这么一句半辩解半自语的低叫，惊得连眼角的皱纹都一下被瞪圆的眼睛给扯平了，不假思索，一巴掌扫在夏初后脑勺上，骂道："你居然敢对舒小姐耍流氓，亏我还真以为你是好人！"

夏初挨了一下，懵了，委屈无比："李叔叔，我没有对她耍流氓，是……是……是她亲的我……"

"你居然让她对你耍流氓，一样也不是好人！"李叔接着骂了一句，这才发觉这事儿实在糊涂，骂夏初吧，他似乎真没错；可骂冬末吧，这女的对男的耍流氓，怎么让人一想都觉得别扭呢？

第4节：第二章 什么叫美得叫人流口水(1)

第二章 什么叫美得叫人流口水

坐的车开出小区后，开车的崔福海笑问："冬末，刚才那孩子难道就是你昨晚的相亲对象？"

冬末白了他一眼："那孩子一看就未成年，怎么可能是我的相亲对象？"

崔福海呵呵一笑："谁让给你当介绍人的是郎小童？照她的性格，找个美少年让你相亲太正常不过了。"

郎小童是冬末的得力助手，也是崔福海一直苦追不得的对象。她从大一时起就在冬末开的店里当工读生，大学结业后更是在冬末的力邀下弃了专业，直接成为冬末店里的主管之一。

她年纪虽然还小，但算一下工作的时间，却真的是陪着冬末创业的老伙计。冬末的店从小到大，几乎每一次扩张和变革她都参与其中。郎小童在公事上有着与年龄不符的老成和能干，但私人的生活习惯却还是个跳脱飞扬的小孩子脾气，实在不大靠谱，崔福海的忧虑也不是全无道理。

冬末听到他的话，扑哧一笑："那你就错了，小童昨晚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与她以往的审美观大异其趣，却真的算世人眼里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

崔福海有些惊讶的轻喔一声，精神一振："难得她会改变眼光，那相亲的结果怎样？"

"不怎么样。"冬末无奈的耸肩，摊手道："对方符合社会精英的形象，而我也很符合当代恨嫁女的形象，又灭绝了一把。"

崔福海连声嗟叹："难得郎小童能真找出个社会精英介绍给你，你怎么又灭绝了。"

冬末提到昨晚的相亲对象，有些忍俊不禁："没办法，对方要求做他的妻子……"

崔福海只笑得鼓出的肚皮都一阵阵的发颤，破口笑骂："这小样的列的条件可真够精英的啊！唉，这般难得的人才，你怎能只见一面就把他灭绝了，怎么也该拖上几天，让我们大家也看个稀奇，见识见识。"

冬末笑道："我又没有直接将他灭之绝之，是他一听我的择偶条件，就自发自动地尿遁了，关我什么事？"

"你又列了什么择偶条件，能把对方吓得尿遁？"

"我的条件可比他简单多了，只有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所谓的"潘、驴、邓、小、闲"五字真言，"潘"是指貌如潘安，英俊潇洒；"驴"是指床上功夫要好，耐力持久；"邓"是指要像邓通一样有钱，挥霍不尽；"小"是指年纪要青春少小，不能太老；"闲"是指要有大把空闲时间哄女孩子开心，陪女朋友。

第5节：第二章 什么叫美得叫人流口水(2)

崔福海听到冬末提的择偶条件，手一抖，差点把车开到道边护栏上去，哈哈大笑，"难怪那厮会尿遁，换成是我，我也扛不住这五字真言啊。"

说话间车已经开进了大学城的商业街，这条商业街位于三大重点大学交际之地，本来就是人流量大的地方，到了周末，更是满街的人。崔福海的车刚开进去时与几辆自行车并行，过了会儿，自行车超过去了；又过了会儿，落在车后的一位穿旱冰鞋的同学也超过去了；再过了会儿，几位挽着手儿说笑的MM也超过车身，绝尘而去。

崔福海连按喇叭，也难行寸步，郁闷不已，"妈的，两条脚居然跑得比四个轮子还快，我都不知道我买的是车还是乌龟壳。"

"这是国情啊。有些地方，什么车都不如11路公共汽车好用，我还是先走一步，你慢慢地在这里磨吧。"

崔福海急道："那怎么行，送人总要送到地头才好，你等我一下，我停好车陪你一起走。"

冬末解开身上的安全带，听到他的话哈哈大笑，"我知道你送我的用意在于小童，不过小童今天轮值，一整天都会在店里加班，你与其趁早去看她，不如晚上来接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连她一起送。今天周末，店里忙，我可不能再耽搁了。"

冬末开的店座落于大学城的东南商业步行街上，起名"鉴容台"，专营女生小饰品，走的是精品平价路线。

因为冬末对大学城里的少年男女的时尚风掌握得很好，在这座包括附属中学及附属技校在内足有近十五万学生的大学城里，店里的东西对比其他精品屋物美价廉。托各校那些口袋里有些余钱，喜欢追求时尚的学生的福，"鉴容台"从最初的只有二十几个平方米、千余种小商品的小店面，变成了现在二百多个平方米，商品上万种的平价精品超市。而且随着大学城内的学生一届届地毕业，她这"鉴容台"的名号

也传了出去。就算是寒暑假期，也有不少游大学城的人慕名而来，一面惊叹店内商品的时尚，感慨价格的低廉，一面大包小包地提走许多她们喜欢的各种商品。

周六对于朝九晚五上下班的人来说是休息的日子，对于冬末来说，却是最忙碌的生意日。要不是倚仗着有郎小童和宋宁两位力助，她可没胆子晚上跑去泡吧喝小酒。

冬末开动11路车，大步奔到鉴容台时，正是上午店里生意繁忙的时候，楼上楼下的营业厅都人流涌动，喧嚣阵阵。

冬末踏进三楼的办公室，就见郎小童双手纸笔，肩上夹着电话，正忙得不可开交。她看到冬末进来，嘴一撇，用下巴指了指墙上的电子钟，白了她一眼。

冬末看看时间，自觉心虚，赶紧溜着墙根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将桌上摞着的文件一样样地拿起看过，批复处理。

开这种商品种类繁多的小饰品店，最需要的就是人的耐心，生意虽然不大，但繁琐的事务却比大生意不知多了多少。

等到冬末将所有的货单和清存建议处理完毕，时间已经快到十二点了，小童正在喝水润嗓子，脸上放着红光，却不知刚才她跟人谈了什么生意。

冬末伸了个懒腰，问道："接了什么生意，让你这么高兴？"

"S大玩COS秀的社团刚刚来电话订一批他们要的道具，仅是这一单生意当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但他给我们另外开了一条做生意的路子。"

连上夏初道歉做的解释，冬末今天已经几次听到"COS秀"这个词了，她好奇不已："小童，这COS秀到底是什么东西？"

第6节：第二章 什么叫美得叫人流口水(3)

"就是"COSPLAY"，角色扮演游戏，时下的青少年在对某种游戏或者动漫入迷的时候，喜欢扮演里面的角色，演绎自己对角色的认识，达到自我满足。要扮演这些角色，就需要很多戏剧服装、配饰、道具……末姐，你想想，这是包涵多广的一个消费群？假如它真能成为一种文化潮流，风行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多大的商机？"

冬末的鉴容台最成功的一次案例，是前年联合了商业街的几家商店，走访大学城内的三大名校，跟二百多个学院、附中、职校的学生会、各种社团订下合作协议，以一条龙服务的形式为提供他们每次活动所需的各种用品。这是聚少成多的典型例子，也是鉴容台成为大学城内一枝独秀的精品店的根基之一。

冬末听到玩COS秀的已将要形成消费群体，顿时精神一振，怦然心动："小童你这想法不错，现在的这些小鬼，最爱追求个性，喜欢一样东西就完全不把钱当回事，多少都舍得烧。假如你真能将这条路走通，那确实是条财路。"

"所以我想做个市调，摸清本市到底有多少玩这个的社团，然后再根据情况做个相应的计划。"

小童锐气十足，做什么事都喜欢抢在其他人的前头，有这样的劲头做生意，自然走得要比别人远。

两人讨论了一阵，听到店里轮班吃饭的铃声响起，就一起下楼吃饭。鉴容台的销售员有三十多人，虽然因为实行三班倒的制度，不会所有人都在店里吃饭，但轮值的人员还是能把二楼的休息区坐满。

不过今天的情况却有点奇怪，休息区的所有座位都空着，而隔离休息区与金属工艺品区的那面玻璃墙前，却挤满了人。看她们直瞪瞪往外看的样子，像是外面有什么吸引力大得恨不能将眼珠子都粘上去的稀奇事物。

小童打了饭菜，也一头扎到人群里，顺着众人的目光往金属工艺品区看，一看之后，她发出一声"哇"的惊叹，正在啃的排骨就沿着她大张的嘴掉下，落回了饭盒里。

冬末已经没有扎推看稀奇的心态，并不去凑热闹，正想挑个位置坐下，却见小童目光不移，身体不动，手却做黑山老妖爪状，一个劲地往她这边抓："末姐，快来快来，看美人啊！什么叫绝顶的美少年，我今天才算知道了！"

她一面说一面大大地吞了口口水，也不知是不是她口中的"美人"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冬末待要不动，一群发花痴的属下却已经一齐冲她挤眉弄眼的示意，给她让出了一小块位置。

冬末既好笑又好气地走过去，顺着她们的指点看去，果见金属工艺品区的刀剑架前有条身材秀挺的身影，他正在站在玻璃镜的反光和刀剑架的阴影交际之处。光影剪映下，只见其鬓似裁、额如玉、眉若墨、眼流光、鼻挺姿、唇敛丹、颔延秀，整个人都似五彩水晶琢出来的人儿一样，剔透生辉，明艳非凡，果然不枉众色女花痴一场。

冬末定睛片刻，正衔着的一块排骨也掉进了饭盒里，吃惊地低呼："夏初？"

那对着刀剑架上的刀剑左摸右摸、好奇不已的人，不是昨晚劫道，今早又来道歉的小劫匪--夏初是谁?

第7节：第三章 我是她的男朋友(1)

第三章 我是她的男朋友

一群色女欣赏已毕要上班了，做鸟兽散，没有注意冬末的话，小童却听得清楚，等众人一散，立即贼兮兮地凑过脑袋，捅捅她的腰："末姐，你认识这美人？他是哪家的孩子？"

"说不上认识，只是昨晚有点小误会。"冬末探首仔细一看，发现金属工艺品区还有几个一面看东西一面跟夏初搭话的人，估计是和他一起的朋友，微微皱眉，问道："小童，玩COS秀的人排练，有没有叫同伴去做实地演习抢劫的？"

"玩COS秀的都是比较任性的主儿，什么时候随兴排演也不算稀奇。不过这抢劫演习太容易引起误会了，捱上这事儿的人，肯定是受排挤欺负或者得罪了人被整……末姐，难道你昨晚遇到过这样的事？"

冬末微一点头，心里已经确定夏初昨晚去抢劫是受了同伴的欺骗蒙蔽，并不是单纯的误会。

郎小童回答了冬末的话，又想起她先前的惊讶来，脑里灵光一闪："哎--末姐，你认识这美人，又突然问起这种问题，难道昨晚……这美人玩COS秀受同伴排挤，误劫了你？"

冬末尚未回答，正在看中国剑的夏初突然向这边转过头来，透过玻璃，一眼看到冬末，不禁一怔，旋即喜上眉梢，急急地放下手里的剑，向休息区这边跑了过来。人还未到，充满意外之喜的声音已经先飘了进来："冬末，原来你也在这里！"

舒冬末完全没想到这小子自来熟，早晨才叫的"舒冬末"这会儿居然就自动的去掉了舒字，直呼名字，微有些不满。但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她这不满也只能压在心里，笑了笑，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玩COS秀，需要五把刀剑，想在这里买。"

舒冬末点点头，在她旁边的郎小童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几遍夏初，喃喃地低声评估："玩COS秀劫道劫到末姐你身上去了，眼睛可真不好使……唔，不过他眼力虽然差劲，长相的倒真算秀色可餐，引人食指大动啊！末姐，这送上门来的美色，你有没有反过来好好的劫掠一番？"

冬末霎时无言。

郎小童本是玩笑，看到她这见了活鬼似的表情，却比她更吃惊，失声惊呼："末姐，你不会真的反劫了吧？这么嫩的一株，不过是棵刚出芽芽的幼苗，你也真劫得下手？而且……劫这样的嫩苗，那能有什么滋味？"

冬末被她既露骨又促狭的话呛得一口饭喷了出来，连连咳嗽。夏初见状连忙上前几步，伸手替她拍背顺气，关心地问："冬末，你没事吧？"

郎小童见他把应该是亲朋好友才能做的事做得如此自然，关怀之情溢于言表，惊诧莫名。她看看他，又看看冬末，忍不住问道："末姐，他到底是你什么人？"

冬末被饭呛了，正在咳嗽，一张嘴，又一阵剧咳。夏初忙忙地拍着她的背，一面替她回答："我是她的……她的……"

结巴了几下，他也没说明白他到底是"她的"什么，把小童急得恨不能抓住他的舌头，把话尾扯出来；冬末听到他结结巴巴的，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努力的平复咳嗽，正想说他不是我什么人。就听到夏初在结巴许久以后，鼓足了勇气，大声说："她喜欢我！"

平地一声惊雷，炸得冬末木立当场；小童目瞪口呆；休息区内还没有完全散走的店内员工齐刷刷地大吸了口气，不约而同地将收拾碗筷的动作以慢镜头的速度行进，都想再拖一拖，留下来听听八卦。

夏初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所造成的效果，趁着自己积攒半天的勇气还没有消散，一口气就把话说完了："我也喜欢她，我是她的……那个……男朋友！"

郎小童痴呆呆地看着夏初，梦呓般地问冬末："末姐，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小男朋友？难不成就昨晚上那一劫，居然就让你和他那个勾搭成……唔，不是奸，是成了男女朋友？"

第8节：第三章 我是她的男朋友(2)

冬末瞪着夏初，只疑眼前站的不是地球人，而是火星来客，木然回答小童的问题："我怎么知道？"

"你确定，认定，肯定这不是你的男朋友？"

冬末用力点头："我确定、认定、并且肯定这绝不是我的男朋友！"

夏初听到她否定，急得叫了起来："冬末，你怎么能这样？"

冬末终于从连番的震惊中恢复常态，转过头看着他，正色道："夏先生，我与你因为昨晚一点小误会而照面，连相熟都谈不上，更没有交好到直呼名字的地步，请你称呼我为舒经理。还有男女朋友的玩笑，不是能够随便开的，也请你收回。"

夏初惊愕地瞪大眼："那怎么是玩笑？你喜欢我，我当然也要喜欢你，互相喜欢的人，就被称为男女朋友，这有什么错？"

这逻辑听起来貌似没有错误，但怎么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呢？

冬末历年接触的人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也算长袖善舞之人，极少有答不出话的时候。但看到夏初如孩童般清澈晶亮的眼眸，见他一脸认真，却对他那简单的话颇有无力回应之感，忍不住抚额叹息："夏先生，我怎么可能喜欢你？你又怎么可能突然喜欢我？你这话纯粹是孩子话……我看你的年纪，也确实比较小，没满十五吧？我今年都二十五了，整整比你大了十岁，你说我们有可能成为男女朋友么？"

"我今年都二十了！就算你年纪比我大，年龄不是问题，那也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啊，怎么就不能成为男女朋友？"

冬末哭笑不得："好吧，就算真的年龄不是问题，可你哪只眼睛看出我喜欢你了？我既然不喜欢你，又怎么能当你的女朋友呢？"

夏初一脸迷惘，震惊无比："你不喜欢我？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不是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亲他吗？昨晚你亲了我，难道不是因为喜

欢我？"

冬末万万没料到夏初竟会当着众人的面，问出这么幼稚而白痴的话来，真是又惊又气又怒--更让她发窘的却是，夏初那样一个水晶似的人儿站在当地这样一问，显得既纯洁又无辜，引得众人都看着她脸有谴责之色，活像她真的是什么摧草女色魔，祸害了良家妇男似的。

她心里生气，但又不便在自己店里当众发火，让人看了笑话去。忍了忍，吸口气镇定了一下，才招过小童吩咐两句，对夏初道："你随我来！"

夏初自以为冬末已经承认自己是他的男朋友，顿时喜上眉梢，大声应了一声："是！"

他那些还在商品区选购的朋友因为玻璃隔音，休息区的门又被郎小童关上了，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只得站在远处看着他。此时见夏初跟在冬末身后出来，直接往出口走，都莫名其妙，其中一个烫着玉米须的女生叫了起来："小夏，你干什么？"

夏初这才想起自己还有同伴，赶紧回头解释："冬末叫我出去。刘珊，你们慢慢选东西，我先走了。"

冬末懒得再纠正他的称呼，直接催道："你快点。"

那叫刘珊的女生还想细问夏初原因，跟在她身后的一个红发男生已经截断了她的话，问夏初："你要走，可我们要买的东西的钱呢？"

夏初喔了一声，手忙脚乱地从裤兜里拿出只带卡通图案，十分孩子气也女子气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叠钱递过去问："够不够？"

冬末见那叠钱足有一千多，接到钱的那红发男生眼睛都亮了一下，不禁看了他们一眼，发现给钱的人是傻不愣登，似乎根本没有钱财意识；而接钱的人却是贪意外露，对钱财的渴欲直接明显，暗暗皱眉，转身便走。

第9节：第三章 我是她的男朋友(3)

鉴容台外，好不容易找到车位的崔福海步行过来便与面带不愉的冬末撞了个正面。见她步履匆忙地领着个人往外走，有些奇怪，"冬末，怎么了？"

冬末心里转过一个念头，笑道："你来得正好，帮我个忙。"

"成，什么事？"

冬末解释两句，夏初已经跟了上来，高高兴兴地问："冬末，我们去哪里？"

崔福海隐约觉得蹊跷，目光便在夏初身上停下。他是从事房产经纪业的，这种评估性的目光分外的锐利尖刻。夏初被他严厉的目光一逼，不禁有些瑟缩，下意识地往冬末身后躲了躲，小声地问："冬末，他是谁？"

冬末本不想回答，但看到崔福海对她又使眼色又做手势的，便捺住了气回答："我的朋友。"

"是朋友啊！"夏初闻言松了口气，看看崔福海，脸上虽然还有些羞怯之意，但却将防卫性极强的躲藏姿势放开了，竟然走出了半步，对他露出一个带着腼腆而灿烂的笑容，清晰地说："你好，我是夏初，很高兴认识您。"

崔福海本就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与夏初搭上话后，三言两语间突觉其人的行为举止古怪，大有异于常人之处，脸色顿时怪异起来。

冬末在一旁听到崔福海和夏初片刻功夫就变得熟络，居然还一面走一面玩起了智力问答游戏，真是啼笑皆非，不满至极，正待发作，崔福海已经跟紧两步，和她并肩而行，低声说："冬末，你这次的麻烦可真有点大！"

第10节：第四章 麻烦都是自找的(1)

第四章 麻烦都是自找的

冬末也有跟他相似的不祥预感，忍不住回头再看了夏初一眼，问："怎么个麻烦法？"

夏初一直在注意她的举动，见她回头看自己，顿时一喜，对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冬末暗觉头痛，崔福海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互动，无奈叹了口气，低声说："你先叫他做什么事，调开他再说。"

冬末莫名其妙，迟疑一下，才对夏初开口："夏初，我眼睛近视，看不清对面的海报，你过去帮我看看，今天演什么电影。"

夏初眼睛一亮，喜问："你想看电影吗？你等着，我就去看海报，买电影票！"

他一面叫，一面撒腿就跑，挤过人流，扑到公告栏前，从裤兜里拿出纸笔去抄海报。崔福海连连摇头，问道："冬末，你看出什么来没有？"

冬末看着夏初的背影，心里突然有股难以形容的感觉，崔福海问的话，她沉吟良久，竟有些不忍回答：夏初说他已经有二十岁了，姑且不论他是否真的有这么大。就以当代的孩子来说，十五六岁就已经相当的成熟懂事，了解人情世故了，哪有像夏初这样天真得一如孩童的样子？

夏初这样的表现，若非他故意装疯卖傻，就是他真的在智力方面有些问题，并不是常人。她沉吟片刻，才低声说："这孩子，他是不是……发育，或智力方面有些……问题？"

崔福海轻轻点头，他是局外人，一上来就发现了夏初的异常。刚才与夏初几番问答，都是有意问的智商测试题，测出夏初轻度智力低下，估计智商也就相当正常人的十三四岁的时候。

"冬末，这根本就是个孩子，但凡是孩子，喜欢的人就一定会缠上去，根本没法采取正常的拒绝方式，你要怎么甩开这麻烦？"

冬末呆若木鸡，悔得肠子都青了，欲哭无泪。她昨晚本是一时酒兴上涌，看到夏初长相是十分好欺负的样子，才放肆地"反劫"他一番。至于夏初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以她昨晚的状态，实在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她早知道自己撞上的是这么个白痴，她是宁愿撞墙也绝不敢越雷池半步的。

她这边一时想不出所谓的"非正常"拒绝方式，正在踮脚尖苦思，街对面的夏初却已经抄好了海报，跑了回来，"冬末，今天的电影都是老片子，一部西片是朱丽亚·罗伯茨主演的《落跑新娘》，一部港片是杨紫琼演的《东方三侠》，电影票才两块钱一张。这两部片子在国内都早已下线了，录像厅放的肯定是盗版，看盗版不好，我请你去电影院看正版的新片好吗？"

看电影公告本来就是支开他的借口，冬末在确定他智力有问题，正愁没有能与他沟通又能甩开他的借口，陡然听到他居然自己不肯看盗版，岂不喜出望外？一瞪眼："谁稀罕看什么新片？我就要看这两部片子！"

夏初的思维果然简单，立即被她出的难题难住了，愁眉苦脸："冬末，看盗版是不对的！"

国内的小电影院一向都是盗版横行，在看盗版电影已经蔚然成风的时代，突然听到这么一句话，既让冬末吃惊，又让她心喜，一摊手，将问题推回他头上，"那好，我看这两部片子的正版，你帮我找找哪家电影院还有正版上线吧。"

夏初傻了眼："这两部电影都已经下线很久了，哪里还有电影院放映？"

冬末见自己找对了打发他的方式，心里大大地松了口气，微笑道："夏初，要当人家的男朋友，是件很复杂、很困难的事。在这其中，陪人家看一场想看的电影，算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要求了，可你现在连最简单，最基本的事都做不到，怎么能当我的男朋友？"

夏初被她忽悠住了，又困惑又着急，孩子似的扯着冬末的衣袖，眼巴巴地望着她，问："可是我真的很想当你的男朋友，怎么办？"

冬末看看他拉自己衣袖的手，再看看他的表情，突然觉得胸口血气翻涌，一口气卡在喉头出不出来，也咽不回去，好一会儿才非常耐心地回答："夏初，我建议你去找个跟自己年龄相当的女孩子，好好的学习一下究竟应该怎样当人家的男朋友，学好了，能合格当人家的男朋友，再来找我。"

夏初眨眨眼，满脸期盼，讨好的笑："我可不可以一边学，一边当你的男朋友？"

冬末面做厉色，怒喝："那绝对不行！我的男朋友必须一开始就是合格的人选，不合格的，别说是当我男朋友了，连站在我三步以内也不行！"

"啊？"

夏初一怔，冬末已经一把甩开他的手，退开几步。夏初感觉手指间拉着的柔软布料被蛮力拽开，冬末又迅速地远离。他着了慌，急急地踏前几步，又想伸手去拉她的衣袖。

"站住！"

冬末抬起手来，遥指他的额头，厉喝一声，柔美的眉目有一股锋利，森然道："你现在根本没资格站在我三步以内的地方，给我退回去！"

夏初在她的一叱之下，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收回手脚，乖乖地退了回去，很无辜很委屈地看着她。

冬末找对了对付他的办法，立即再接再厉，板着脸恶狠狠地说："夏初?你要记住，在你没有学会当人家的男朋友之前，你不能妄想当我的男朋友，也不准接近我，就算路上遇见了，你跟我打招呼也必须站在离我三步以外的地方！"

夏初完全被她说得呆了，站在那里，就像一只完全信任主人的小狗，突然被主人抛弃，在认清事实后却依然百思不得其解，满眼的无

辜与迷茫。

冬末的目光与他一触，立即转过头去，对崔福海说："走吧！"

第11节：第四章 麻烦都是自找的(2)

崔福海迟疑不动，看着夏初，神态中有种奇异的怜惜与怀念，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喜欢一个人不是说一声喜欢那么简单的事，你现在还不懂，慢慢地学习就行了，别伤心。"

冬末走了几步，回头看见崔福海的举动，不禁微怒，等他追上来便瞪了他一眼，"大海，你也太离谱了，我是叫你来帮我，没叫你来哄小孩子！我好不容易才抓住他的软肋，将他解决掉，你还安慰他，万一他就因为你这下安慰该死心也不死心，再缠过来怎么办？"

崔福海摇头，叹气，问："即使我没有安慰他，难道你认为他就会死心吗？"

冬末不语，崔福海笑了笑，自己否定了刚才的问话："他不会死心，越单纯的人，对一个人的喜欢也就越直接而固执。他这样的孩子，喜欢一个人就是专心致志的喜欢，虽然他还不懂应该怎样付诸行动，但心意不会改变，而是会真的去努力学习将喜欢的心情表现为行动，就像八年前的你喜欢何方劲……"

冬末全身一僵，回过头来，面色竟有些狰狞，"你胡说什么？"

崔福海被她迥异正常喜怒的戾色逼得一怔，旋即恢复了常态，叹道："冬末，何方劲已经离开了七年，你何必还这么看不开？"

"何方劲"三字入耳，冬末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面颊上透出一股寒厉的青白，怒喝："你住口！"

从她身边经过的人被这声倏来的厉叱吓了一跳，不约而同地看了她一眼，迅速散开。崔福海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句话竟让冬末如此失态，也顿住了脚步。

可冬末一怒之后，想骂崔福海两句，张嘴却发现自己欲骂无词，反而显得一身狼狈不堪，不禁默然，沉默了一会儿，才冷冷地吐出一句话来："大海，何方劲没有什么值得我看不开的，但他是我少年时不

堪面对的耻辱，如果你真拿我当朋友，请不要提起他，那是对我的羞辱！"

她说着，下意识地挺了挺腰，站直身体，似乎这样就能将何方劲在她生命里印下的沉重与耻辱之感完全挪开。

崔福海的面色有些黯然，舒冬末自十六岁起，就孤身一人在外漂泊，为了创下鉴容台这份基业什么苦没吃过，什么辱没受过？可那些苦难和羞辱在她获得了成功的今天，都已经成为了她记忆里的笑谈。

"冬末，如果何方劲对你来说，仅仅是少年无知的耻辱印记，你怎么会狼狈到连我无意中提起他的名字，都敏感至此？"

冬末的气息顿时为之一窒，崔福海叹息一声，认真地说："冬末，如果何方劲是你生在你心里的一只毒瘤，六年前的你虚弱不堪，不能动手术将它剜出来，那么现在你应该有这样的体力了！现在的你，有朋友有事业不乏追求者，甚至你自己也开始主动相亲，完全做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心理准备，为什么不索性正视那段过往，不再爱他？"

"那样的贱人，我还会爱？"冬末爆出一串冷笑，瞪着崔福海，"大海，你不免太高估你兄弟的魅力，而看低了我的智商！"

"他不是我兄弟！"崔福海迅速否定了冬末的话，也有些薄怒，"从他七年前背叛你起，他就已经不是我的兄弟了！"

冬末因为崔福海的恼怒而大笑，"大海，你自己其实都从心里否认与他曾有的情义，并不是太想面对少年热血被背叛的耻辱，为什么却一定要我面对？"

崔福海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才笑了起来，有些自嘲地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是我多管闲事了。"

"你是多管闲事了！"冬末面上虽然带笑，但笑容却明显的因为刚才提起的那个名字而显得有些黯淡，有些冷漠，"大海，这么多年，我过得很好，远比你想象的要好，我不提起过往，也不想提起过往，不是因为没有勇气，而且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将那样臭不可闻的过往再拿出来晒，恶心自己。"

她说着看向前方，在那里，鉴容台的錾铜大招牌在阳光闪烁生光。那是她这么多年努力奋斗的成果，也是她精神的寄托，看到它的样子，就让她的精神一振，扫开颓颜，笑道："大海，如果你也觉得我年龄到了，该恋爱结婚了，不妨把你朋友圈子里品貌兼优的社会精英人士介绍给我认识。"

崔福海也放开胸怀，微笑回答："好啊！"

第12节：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1)

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

十月国庆，是鉴容台生意最火的时段之一。今年的国庆生意之旺大大地出乎冬末的意料。店里除了正式员工外，还把十二个工读生全都排上班了，依然人手紧凑，连舒冬末、郎小童、宋宁三个经理人员，也不得不亲自上阵，充当支援人员。

三人得闲一碰头，都觉得必须临时招几个工读生缓解一下人员紧缺的问题，免得发生员工太紧张辛苦，顾得了东顾不得西的情况出现，得不偿失。

仅是站柜这边的工读生的话，让店里的几名工读生把她们想在国庆打几天工的同学带过来就行了。要命的却是鉴容台一向支持外卖的习惯，国庆前接的外派订单经过整理，发现全挤在了几天，极有可能造成忙不过来，不能及时送达的情况，让鉴容台这些年已经颇有口碑的信用度受质疑。

"外派这边，小宁你看一下要送花送货的地方，拆一条路线出来……如果明天咱们店里就有三辆车跑外派，应该能够应付了吧？"

宋宁飞快地想了一下，点头，"如果有三辆车跑外派，那是能够应付了。可是我们店里只有两辆车，现在国庆，到哪里去借车？就算借到了车吧，也不可能借到能熟悉本城大大小小所有公司、社区、车站地址的老司机，怎么办？"

冬末也头痛，车子她还能向崔福海借，反正崔福海和本城的各大建筑商都有交情，身上顶着好几个建筑项目经理的头衔，国庆节也有不赶时间的工地放假，调一两辆能装货的工具车不成问题。但没有熟悉地方的司机，却让她很无奈，"实在不行，只好去出租车公司请师傅了。"

国庆假请人，要三倍以上的日薪，还要搭上一个押车的老员工，算算真是划不来。只是信用为先，成本高也只得认了。

小童异想天开，笑道："末姐，我先下楼去贴招聘广告，说不准运气好，能碰上国庆放假的老司机想出来赚外快，那可比直接从出租车公司请临时工划算多了。"

宋宁嗤笑："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你别一耽误，弄得我们连出租车公司的师傅都请不到，两头落空。又或者请到的人根本不熟悉本城地形，那可把店里坑了。"

"我会谨慎行事，考问合格以后再确定人选的。而且出租车公司的调度室24小时营业，如果直到下午五点，我这里都没有合适的司机，再找出租车公司也不迟。"

三人议定，小童下楼去写招聘栏招人，宋宁维持店里的货流，冬末自己则忙里偷闲，抓紧时间窝到楼上办公室里的沙发上小憩。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到楼梯间一阵乒乒乓乓的脚步声，小童火车头似的撞了进来，满面喜色："末姐，明天外派那边的司机有了。"

第13节：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2)

冬末听说有这么凑巧方便的事，正想夸奖她两句，突一眼看清跟在她身后的人，顿时张口结舌。

夏初跟在小童身后，一脸灿烂的笑容，快快乐乐地跟她打招呼："冬末，我来了！"

冬末一时反应不过来，眼看夏初小跑着朝她这边奔来，赶紧抬手一指，喝道："站住！"

夏初应声止步，看看他和冬末之间的距离，很认真地分辨："我没有走进三步的范围。"

原来他还记得她那天苛刻的条件，只是那些条件所代表的意思，他却完全没有领会到。冬末无言，好一会儿抚额长叹："我想撞墙！"

夏初没听清她的话，十分殷勤地将他背的书包拿下来，一面从里面取东西，一面说："冬末，你让我学习当人家的男朋友，我很认真地学了……这些书我都很努力地看完了，你可以出题考考我，看我是不是已经合格了。"

冬末定睛细看，夏初从书包里拿出的书第一本是《恋爱大全》，第二本是《赢得女生喜欢的一百招》，第三本是《教你如何追求心上人》，第四本是《XX宝典》，然后第五本、第六本、第七本……

夏初一本本地从书包里拿书，冬末的眼睛是一点点地瞪大，到最后，几乎瞪得脱眶。

要是夏初懂得人情世故，故意这样反讽来气她，她还想得通；可她知道，夏初并不是反讽，而是真的很认真地在按她那天说的话来做：她让夏初别靠近自己三步以内，夏初果然不靠近；她让夏初好好学习当人家男朋友，夏初果然买来这么多的书，一本本地学习，然后再来让她出考题验看是否合格；

整件事似乎完全在按照她的意思进行，可得出来的结果，怎么却比被人轻视、敌视、甚至无视更让她气郁窝火呢?

夏初看到冬末脸上的颜色红紫青白的交错，五官扭曲，吓了一大跳，想靠近又谨守着三步之约，不敢越步，手足无措地站在当地问："冬末，你哪里不舒服？"

看到你的表现，我全身都不舒服！冬末嘴角抽搐，喃道："报应啊！真是报应！"

可是就为了她一时的恶作剧，居然就得到了这样的报应，整得她有苦也说不出，这老天，也不免太偏爱笨小孩了吧！

夏初还在着急地，一迭声地喊着："冬末！冬末！冬末！"

冬末气得一拍沙发，怒斥："你叫魂啊？不准再叫我的名字！"

夏初因她的怒气勃发而确认她无事，心情放松下来，眨眼问道："那我叫你什么？小末？冬冬？"

冬冬？还呛呛呢！冬末被夏初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怒吼："你从哪里学来这么恶心的叫法？我说过，你应该叫我"舒经理"！"

夏初对别的事反应都要比常人慢半拍甚至几拍，但对冬末的责问，他的反应却快得不可思议，立即举起一本《XX宝典》，哗啦啦地翻开几页，亮给冬末看："是这里，他教的，给喜欢的人起个别于常人的昵称……"

"那样的垃圾书能信，猪都能在天上飞了！"

冬末咬牙切齿，夏初茫然，"嘎？不能信？可是我觉得它说得很有道理啊。"

冬末忍不住咆哮："在你眼里，有什么事是没有道理的？"

夏初看看她，脸上有点忐忑不安的怯意，但还是很勇敢，很认真地把话说出来了，"我这阵子都在想你那天说的话，觉得你让我找个同龄的女孩子去学习怎么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事。我喜欢的是你，又不是别的女孩子，怎么能找别人学习喜欢呢？那样是不对的。"

第14节：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3)

冬末这一下真不知该哭该笑，突然有种做了不能见人的坏事被人看见的难堪，镇定一下才能继续脸不红气不喘地强词夺理，"你根本还没有长大，怎能喜欢我？当然只能去找个年龄相当的女孩子学习怎样喜欢一个人。"

"可是喜欢一个人是人的本能，那是不需要学习的，跟年龄大小根本没关系，我为什么就不能喜欢你？"

旁边站着看热闹的小童忍不住笑出声，她把夏初带上来，本是公事公办，没有设想冬末面对这个小追求者的反应。但夏初上楼以后的表现以及冬末无可奈何的苦恼，却成了她一个小小的福利待遇，笑得她肠子打结。

冬末知道夏初的情况特殊，实在没法用常态对付，正额头青筋暴跳，突然听到小童幸灾乐祸式的笑声，顿时一腔邪火都找到了发泄途径："郎小童，我是让你招聘人手，没请你上来傻笑！"

小童赶紧憋住笑，站得笔直的报告："末姐，我是在招人！这位夏初同学有驾驶执照，并且熟悉本城地形。"

夏初怎么可能有驾驶执照？凭他的智力，恐怕根本不能正确辨认各种指示牌。冬末愣了一下，才知道反驳她的话："他？不可能！"

小童与夏初匆匆两面，只当他是个被家人保护过度，以至单纯得过了头的孩子，根本没意识到他可能智力不全，听到冬末的话，应声争辩："末姐，为一份临时的工读工作，他没必要专门去造个假驾照吧？"

冬末愕然："他有驾照？"

夏初在旁边小鸡啄米式的点头："有有有……"

冬末很想一句话叫他滚出去，但旁边的小童察言观色，却在一边直嘀咕："公是公，私是私，人有才就要用，想想明天的外派，真难啊……"

冬末深吸了口气，才慢慢地问夏初："夏初，我这里是在招熟悉本城地形的司机，你说自己有驾照，是想来应聘吗？"

夏初扬了扬手里的某本大全，用力点头，想开口说话。但这时冬末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思维逻辑，在他开口之前就先喝住了他，"别提那狗屁不通的书胡说了什么，你只说，你是不是想来应聘这份只有四天、又很辛苦、钱又少的工作？"

小童听到她这种就差没有直接让对方别来的话，忍不住咳嗽一声，柔声对夏初说："夏小弟弟，末姐是吓你的。其实这份工作虽然只有四天，但考虑到是假期，综合劳动时间和强度，我们会给一个很丰厚的报酬。"

夏初感激地对她一笑，然后回答冬末："是，我想来应聘这份工作。"

冬末立即板下脸来，用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把你的身份证，学生证，驾驶执照拿出来。"

夏初谨遵台命，冬末翻开他的身份证一看，却是张G大附属职业学校美术系的学生身份证。G大职业学校的美术系是本城有名的用钱买入门，混日子拿文凭的地方。以夏初的智力，明显不具备通过正常的高考程序考进大学的能力，读这样的学校正是冬末意料中的事。让她意外的，却是夏初身份证上的年龄真的已经二十岁了，并且驾照是邻省的花城所发，已经有了两年的历史。

"夏初，你不是本城的人吧？你真熟悉本城的地形？要知道，我要求的熟悉地形，是能够十分清楚的本城哪个小区几栋几单元在哪里，并能够选择最简短的路径把店里要发的货物送过去。"

夏初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傻笑，"我不是本城人，不过我为了能来这里读书，跟着开出租车的表哥在本城转了四年多，把地形都背了下来。"

第15节：第五章 意料外的工读生(4)

小童佐证："我刚才随便挑了两个比较偏的地方问他该怎么走，他都答出来了。"

冬末心里充满了对夏初智力的怀疑，犹豫了一下，又问："为什么来本城读书，需要把地形都背下来？"

夏初丝毫没有意识到冬末对他的排斥与不信任，对她有问必答："因为家里人怕我一个人在外面读书，会迷路走丢。所以我不把地形全背出来，他们就不许我自己出来读书。"

怕孩子会迷路，所以不把地形背出来，就不放他出来读书？冬末闭了下眼，终于忍不住问："夏初，你家是哪里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你出来打工，他们会同意吗？"

她这次的问题并不难回答，但夏初却皱起了眉，十分为难地说："冬末，我出来读书，答应家里人绝不说出家在哪里，父母的名字……"

冬末小小地吃惊了一下，旋即想通：照夏初的衣着和对金钱的态度看来，他家也是小有资产的那类人。为了防止半白痴的儿子被人绑架勒索，在他要求出来读书的时候做这样的约束再正常不过了。

"你父母的名字真的不能说？"

夏初有点可怜地看着她，又着急又歉疚："冬末，我很想告诉你，可是……我答应过他们的不在外面说的，我要守信用……"

冬末无力地挥手："你不用解释，不说就不说。"

夏初闭嘴，又急忙开口："不过我出来读书，要做什么事，都自己决定，他们不管。"

明白了，这算是把孩子扔出来历练了。

麻烦啊！冬末心思略转，决定改变对付这麻烦的办法。既然他固执地想接近她，那就让他来吧！将他放在手下，凌之以威、欺之以势、冷漠对待，不信他那种小孩子似的热情真能在她的冷漠对待下长

久维持。一念至此，她调转目光问了小童一句："你认为他真能胜任外派司机的工作？"

小童十分严肃地点头，冬末下了决定："夏初，明天上午八点，你能准时来上班吗？"

夏初大喜，十分响亮地回答："能！"

就这样，夏初小朋友开始了他为期四天的工读生活。

第16节：第六章 谁有甩人一百招(1)

第六章 谁有甩人一百招

第一天，他不到八点就来了。因为忙而索性夜宿鉴容台的冬末一打开卷闸门，就看到他提着装满豆浆、牛奶、油条、面包、包子、煎饺、葱饼等等食物的两只大食品袋站在外面，笑眯眯地说："冬末，我买了早餐，你快趁热吃。"

冬末看看他提的东西，无奈至极："你觉得我吃得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每样都买了一份。"

冬末顿了顿，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示意他把早餐送到二楼休息区去，把在店里三楼住的小童等人一起叫来吃。

小童本来还有点精神萎靡，但一看到桌上那丰盛的早餐，立即两眼放光，扑将上来，"哇，香满楼的葱饼和煎饺，真香！夏小弟弟，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唉，你不知道，我们自从长期合作的南芳馆关张以后，已经大半年没有吃过像样的早餐了，天天都吃对面快餐店送来的酱油汤捞面，差点人都要变酱干菜了。"

夏初微微脸红地说："如果你喜欢，以后我给冬末买早餐的时候带一份给你。"

小童发出一声怪叫，眉开眼笑，"我当然喜欢，不过香满楼离鉴容台有差不多一时路，你要是每天都去给末姐买早餐的话，也不方便吧？"

夏初的目光时不时地溜到一边搜索冬末的身影，小童把"每天"二字放重了说，他听明白了，却不以为意，"方便的，我每天六点就起来跑步，沿西园路跑一圈，正好要从香满楼门前过。"

"六点就起床跑步？真是好习惯啊！"小童惊叹一声，真的就想把买早餐的任务交给夏初了。但这时冬末已经粗略巡了一下店堂，走了回来，听到他们的对话，瞪了小童一眼："替他把账记好，结算时一并还他。你要想吃香满楼的早餐，自己不会起早些去买？"

小童乖乖听训，看到冬末从容自若地坐下来，从众多的早餐里选出喜欢的辣味蛋煎饼和豆浆坐下来吃，突然对笑得开心满足的夏初生出一缕同情，压低了嗓子问："末姐，你对夏初还真公事公办啊？"

冬末吞下嘴里的食物，才扬眉看了她一眼，淡淡地说："吃过早饭后，你带他去熟悉一下车辆，八点准时开工送货。"

小童扮个鬼脸，应了声是，吃过早餐立即领着夏初去情况，好配合工作。冬末知道他的智力情况，免不了担心他会出纰漏，晚上外派的车回来，她就问跟夏初搭档的小顺，"今天夏初跑车，没有跑错地方吧？"

小顺摇头："这倒没有。"

冬末看他的神色有些迟疑，料想其中还有什么事，便问："除此以外，他出什么纰漏了没？"

小顺犹豫的比了比自己的脑袋，小声地问："末姐，夏初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

冬末没有立即回答，反问一句："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背后说人的脑袋有问题，无论如何总不算厚道，小顺有些尴尬的回答："今天送货有几家要付现金的，我让夏初算一下要收多少钱，他不会算。"

冬末没想到夏初还有这方面的缺陷，但不知为什么，她却有些不忍心听到别人说他的脑子有毛病，顿了顿才道："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擅长做的事，夏初只是对自己不擅长的事表现得特别的迟钝，也不算脑子有问题。这几天你跟他搭档，遇到要收现金的货单，你就多辛苦一点。"

"是。"

小顺走了以后，有几通供货商的电话打进来，冬末接了电话，正在核对店里的商品细目，就听到有人敲门，她应了一声，"进来。"

抬头，却见夏初端着她的饭盒和汤盅，一脸讨好地站在门口："冬末，你该吃晚饭了。"

冬末瞄了眼电脑屏幕，才发现时间居然已经到了晚上七点。夏初端着饭菜走进来，居然不敢擅自超过冬末说的"三步之距"，站得远远地，用哀求的目光望着她："冬末，让我把饭菜端过去好不好？"

冬末既郁闷又好笑，叹了口气，"你都已经把饭菜端在手里了，不过来给我，难道要我变成长颈鹿，自己伸头过去啃？"

夏初大喜，三步并作两步奔了过来，小心地将饭菜放在她的办公桌上，然后就想就势在她旁边坐了下来，冬末一瞪眼，用带着鼻音的腔调嗯了一声："三步--嗯--"

夏初脸上的笑容顿时垮了下来，没精打采地应道："是！"

后退几步，在她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冬末看到他的表情举动，不知为什么，突然觉得很搞笑，连忙借去洗手之机，将笑容掩饰住。

等她洗手回来，见夏初依然还坐着不动，便问："你还有事？"

"是！"

"有什么事？"

夏初呶了呶嘴，指了指桌上的饭菜，"你应该吃饭了，你吃了饭我再说。"

冬末点头，挥手道："那你等我吃过饭后再来。"

夏初却不走："不，我要在这里等你吃完再说。"

这娃，不知道看人脸色行事也罢了，怎么却这么能缠人呢？

第17节：第六章 谁有甩人一百招(2)

"你的事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夏初一连说了三个很重要，又很用力地点头。

"那你说吧，我听着。"冬末大大地喝了口冬瓜汤，压火气。

夏初不肯，反而用很苦口婆心的表情看着冬末，"冬末，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也不要想事情，会消化不良的。小童姐姐还说你经常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这样也是不好的。所以你应该先吃了饭，然后再办事。"

冬末把郎小童恨得牙痒痒的："只要你出去，我就不用办事，就能安安静静地吃饭了。"

"不，我要在这里。"

夏初的表情，大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架势，反正就是不肯走。冬末磨了磨牙，忍！忍了半天，没忍住，问："夏初，你属狗的吧？"

夏初半点也没察觉她恶毒的话意，直认不讳："是啊。"

冬末虽然看了他的身份证，却没算过他的属相，纯粹挖苦，不想正中标的，顿时没了语言，只得无视坐在一旁对她发呆的人，自顾自地吃饭，吃完了，"说吧，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

夏初眨眨眼，右手不自觉地握住左手，摩擦着左手拇指，白净的脸上红晕一点点地扩散，紧张地支吾了好一会儿，才讷讷地说："我……我……今天是我第一次打工，不知道怎么做才……才……好，你……你……"

"你"了半天，也没你出下文来，他眼睛看看冬末，又赶紧转开看地面，紧张得直搓手。冬末如何不知道他这表情是想问什么--初次出来工作的人，心里惴惴怕会出错，免不了想问一声自己到底表现怎样，希望能得到肯定。

冬末不自禁地想到刚才小顺问的话，有些恻然，沉吟片刻，终于点头："你虽然是头一次工作，但做得很好。"

夏初的眉眼顿时弯成了两抹弦月，但神色还是有些不肯定地反问："真的吗？"

冬末轻轻地嗯了一声，夏初的颜光霎时一亮，脱口而出："这是你第一次肯定我做的事！"

冬末只觉得自己的瞳孔都因为他那因为欢喜而流光溢彩的笑容而收缩了一下，胸腔里似乎被人扎进了一枚极细的针，不痛，但身体却本能地感觉到了异物，自动地排斥。

排斥他那种灿烂得不见丝毫阴影的笑容，排斥他那种清澈透亮的纯净，更排斥那纯净笑容里表露出来的毫无保留的、对喜欢的人的重视与仰慕。

那种得她一言之褒，胜却无数财富奖励的满足笑容，让她的呼吸都窒了一窒。崔福海说夏初像少年时的她，不是没有道理的。她虽然不像夏初智商有问题，但当年在面对所爱时那种慎戒慎惧，以博君一欢为至大快乐的固执，却与此时的夏初无二。

虽然夏初现在对她的喜欢，极有可能只是基于一个孩子的任性，与喜欢一朵鲜花，一个洋娃娃没有区别。但那喜欢毕竟是真实而无伪的，不带任何功利，仅是源于天性而生的倾慕与欣赏。

这样的喜欢，即使在世俗看来太过突兀，难以接受，恐怕也很难真正的厌憎吧？冬末排斥这种喜欢，但一时却真有点下不了手将其灭之绝之。何况夏初的神经构造与众不同，能让正常人伤心欲绝的作法，放在夏初身上，却丝毫不起作用。

冬末设想了N多对付夏初的办法，暗示，暗示没用；明示，明示还不行，只能大吼厉骂；大吼只能叫他暂时收敛一下行迹，但想真正的一劳永逸，将他打发走，那可不只是没门，是连希望的窗缝也不见一条儿。

第18节：第六章 谁有甩人一百招(3)

夏初给她送早餐，她吃，吃过后批评："冷了，不好吃。"正常人面对这样的冷脸和有意挑衅恐怕都会难免委屈，可夏初的反应却是点头回答："下次我给你热好再端过来。"

夏初晚上还不走，她说："你别在这里碍手碍脚。"夏初的反应是乖乖地走到墙角边站着；她恼怒挑刺，"你站着碍我的眼了！"夏初的反应是立即蹲了下来，躲在盆景后面，然后傻呼呼地问："这样就好了吧？"

她不许夏初老盯着她看，夏初就真的不看--他盯着玻璃窗里她的影子看。不止看，有时候还一面看一面傻笑，大有手痒想摸摸玻璃里的人影的架势，把冬末寒得宁愿他看的是自己，至少他在看真人的时候，表情傻归傻，痴归痴，可不敢靠近伸手来摸。

她说："夏初，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围着我转。"夏初却丝毫不为所动，小小声地说："书上有说过，女生都是很害羞的，即使喜欢她也不会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的。"

他知道？他都知道什么呀！他那本来就构造已经够怪异的脑袋，被那么些教人求爱的垃圾书一挤，更是变异得足以跟史前怪兽媲美了，人类根本无法与之沟通。

冬末自以为自己不算无能的人，但面对夏初，她却实在有老鼠拉龟，无处下爪的无能感。

夏初就像一台接收功能单一而又古怪的收音机，能接收FM时，就不能接收AM；能接受AM时就不能接收FM，更要命的是，他的接收波段的感应器还经常跳跃，让冬末很多时候说句重话，不止没砸到想砸的人，反而差点闪着自己的腰膀，累得她躲开众人仰天长啸："天哪，谁有甩人一百招，教教我吧！"

没人回答她，只有被秋风吹落的树叶沾上她的脸，再哀怨的滑下，飘飘悠悠的落在地上。

第19节：第七章 眼里的孩子(1)

第七章 眼里的孩子

好在四天时间不算长，很快就到了他结账走人的时候，冬末长长地舒了口气，以为这下总算能清安了。谁知第二天一早，她打开门，门外骄阳灿烂，秋叶绚丽，夏初那招牌似的笑容依然明媚。

冬末看到他的感觉，就像背后刚躲开一刀，冷不防迎面又被敲了一棍。

"夏初，你已经不在这里上班了，你还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给你和小童姐姐送早餐啊，我答应过的，要守信用吗！"

"我没有要求你给我送早餐，所以能不能拜托你离我远点，别扯什么信用不信用？"

夏初眨眼，回答："你虽然没有要求，可是我心里已经答应了。答应的事，一定要做好。不守信用？不好！"

冬末握了握拳，指关节都被她捏得喀喀作响。

夏初虽然不知道自己哪句话惹她生气，但看她的表情，再迟钝也知道情况不大妙，小心翼翼地问："冬末，你没事吧？"

冬末深吸了口气，挤出个扭曲的笑容，"非常"温和地问："夏初，你真的喜欢我吗？"

夏初有点脸红，但却没有回避，而是认真看着她，用力点头。

冬末再问："喜欢我，就应该对我好，是吧？"

夏初不假思索，立即回答："是！"

冬末呼了口气，用她以前从没在夏初面前用过的神态，柳眉婉转轻扬，眼波流动，深深地看着他，娇妩一笑，柔声道："那你知道什么是对我好吗？"

夏初被她一看，脸上的微红迅速扩散成直达耳根的大红，目光既想挪开，又挪不开，身体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两步。

原来他怕这个！冬末微微一愕，差点爆笑出声，同时心里又懊恼无比：像夏初这种情窦初开的纯情少年，本来就应该最怕风骚入骨型的女子的，她早该想到，怎么居然笨到直到此时才想起来呢！

要是她早点摆出一副烟视媚行，妖娇冶艳的样子来，没准夏初早已被她吓跑了！

冬末心中暗恨，脸上的笑容却愈见妩媚妖娇，袅袅娜娜地逼上前去，呼气如兰，用甜糯娇嗲的声音轻声喊道："夏初--你过来--"

她不出口还好，声音一出，夏初如被踩痛了尾巴的猫，嗖的一声窜出老远，躲在屋角转弯处，然后再探出个头来，急声大喊："你你你……你别过来！"

她抬手，纤掌虚掩在嘴边，吃吃娇笑，用诱哄的语气柔声道："夏初，你既然不喜欢我靠近，那你就离我……"

她的话没说完，脸红得鼻翼上都出了一层薄汗的夏初却突然出声："冬末，我不是不喜欢你靠近我，而是……你这样笑，好看是很好看，可是也好假！"

好假？！冬末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被这个词一堵，顿时塞了回去，整个人瞬间石化。

夏初不敢看她的脸，闭着眼睛，一口气把他的话说完："我宁愿你对我生气，也不愿你对我这样笑！"

冬末醒过神来，气得脸色铁青，怒吼："夏初，你给我死远一点，我不想看到你！"

"我不走！"

冬末森然冷笑："夏初，你以为你缠着我不放，就能让我喜欢上你么？实话告诉你，你别在这里发你的春秋大梦！"

以往她拒绝夏初，再疾颜厉色，心里对他的恶感总是不强。但这次说这句话时，她的心里却充满了对他的厌憎。

这厌憎，源于他刚才那句"好假"！人在世俗里打滚，谁能不假？她不过是随流而已，无可厚非。任随说她"假"，她都不会介意，因为

对方也同样是世俗中人。

可说她假的人，却是夏初！在这浑浊虚假的世间，唯一一个可说是不染纤尘的"真人"。他那一声假，便如明鉴照影，以期昭彰清明，映衬她的虚伪恶浊。

人在一身污秽的时候，面对清洁无染的人时，会产生的心理，绝不仅是自惭形秽而已，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厌憎嫌恶。

夏初虽然迟钝单纯，但对真正的恶意，却绝不乏感应能力，脸色微微白了一下，虽然还是不走，眼里却盛满了委屈："你心里其实也不想让我走的，我不走！"

冬末讽刺地笑了起来，充满恶意地看着他，嘲讽地问："唔？我心里其实不想让你走？夏初，你是谁啊？能看透人心的巫师吗？天使吗？上帝吗？"

夏初摇头，脸上有着怯意，但却认真地回答她的话："我不是巫师，不是天使，不是上帝，可是我知道你其实不想我走的！"

他顿了顿，抿了抿嘴唇，注视着她的眼睛，轻声说："冬末，你的眼睛里面，有个没有人陪的孩子，她很想让人喜欢她，很想有人陪着她，很想……很想……"

他显然还有话想说，但词句匮乏，却想不出该怎么说了--不过，即使他想出来什么合适的词，他也没办法说出口，因为冬末的一脚已经踢了过来，他砰的一声撞到了后面的墙上。

冬末一脚踢出，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低头，却发现自己的手掌指尖都在轻微的颤抖，秋阳照在她身上，她却没有感觉到温度，反而觉得有种遍布全身的寒意。

是变天了吧！才会突然有寒流袭来。她努力站直身体，避免自己因为身上的寒冷将双手环抱起来。

第20节：第七章 眼里的孩子(2)

指掌间的颤抖一时难以平息，她重重地喘了几口气，退开几步，却见夏初虽然靠在墙上，却依然望着自己。他那墨黑而清亮的眼眸里，映着自己的身影，竟有股狼狈落泊。仿佛她一直固锁的心门，在毫无防备的时候被人一举撞破，里面许多她掩藏着的，不准备露出人前的东西，就这样晒在了太阳底下。

她知道夏初有智力缺陷，所以对他一直相当容忍。不是因为她喜欢他，而是作为一个身体和智商都健全的人，面对残疾者都必会有的几分同情与怜悯。

她放宽容人的尺度去对待夏初，那是强者对弱者才会有的心态。无论在她还是在世俗人眼里，她与夏初的强弱之势都是肯定的。可她没想到，有朝一日，内心深处的隐秘竟会被一个弱于自己的人窥视到。

还有什么比被弱于自己的人知道了自己不欲人知的软弱更让人感到难堪的？还有什么比被自己其实瞧不起的人怜悯更让人感到屈辱的？

"别看我！"

她厉喝一声，却连声音都是颤抖的。那种被人窥视到了内心深处的难堪与羞辱，让她有种强弱之势易位的感觉。

这种弱势，让她除去难堪以外，更有一种几欲发狂的暴戾。

她想打人！

再加一顿拳脚，将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半白痴打个半死吧！

她咬牙，努力克制这种暴戾的冲动。

夏初定定地看着她，满眼的不知所措，但他的手脚，却在不自觉里做出一个极富保护性的动作，他伸出手来，讷讷地说："冬末，别咬你的嘴唇，要受伤的。我的手臂借给你咬。"

冬末在他伸手的瞬间，又疾速的后退，直到碰到了身后的垃圾桶才停下来。垂手的地方放着簸箕和扫帚，她一把抓起，没头没脸地就往夏初身上砸了过去，厉叱："你这白痴，你给我滚！滚得远远的！"

夏初脸上身上，都被簸箕里的垃圾泼满了灰，呛得连连咳嗽，可他依然倔强的站在那里，叫道："我不！"

冬末怒笑："你不走？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这是我的店，这片地方都是我的，我有权利把我讨厌的人赶出去，你是要我叫保安，还是要我报警？"

小童听到外面的声音，赶紧跑了出来，她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冬末这种狂怒的表情她却从没见过，心里也吓了一跳，赶紧顺着她的话意抓住夏初，把他往外拖，"夏小爷，夏小祖宗，不管有什么事，你以后再说吧！现在就别赶着末姐的火头往上浇油了，你老人家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可不想工作的时候对着一头暴怒的母狮。"

她平常跟冬末姐妹相称，从不拘礼，开玩笑是常事，哪料今天正撞到了火山口上，冬末听到她一句"暴怒的母狮"，火气更大，厉声喝道："郎小童，你少在那里胡说八道，你以为你很幽默是吗？狗屎！把他扔出去，立即上班，误了事我扒你的皮！"

小童自跟着冬末做事，再怎么犯错，也没受过这么不留情面的呵斥，整个人都一愣，心里十分委屈，忍不住瞪夏初："你怎么搞的，居然害我也受窝囊气！"

夏初讷讷无语，小童用力将他推到街对面，板下脸来，认真地说："夏初，平常你怎么样，我都当你是孩子爱玩。可你不能因为你是个孩子，就恃宠生骄，太过放肆！"

夏初分辨："我没有，我只是喜欢她，想靠近她……"

"喜欢她，就应该尊重她，让她拥有自己的空间，而不是紧缠不放，让她暴怒难堪！"小童气得一巴掌扫在他头上，怒道："夏初，末姐这是次真的动怒了，你给我识相点，站远些，别再到鉴容台来惹她生气了。"

第21节：第七章 眼里的孩子(3)

冬末这一天的心情都不好，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这让店里所有人员都不自禁地乖觉了许多，做事都分外得小心。

冬末知道是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晚上店里关门后，就把宋宁和小童叫到了她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国庆以后往沿海方向走一趟，花点时间考察一下供货市场。"

宋宁问道："沿海考察是不是需要把国庆这几天的收入也结算一下，将盈利划到你账户里去？"

冬末点头，又问小童："你的那个开连锁店的计划书做好了吗？做好了就拿给我。"

小童大喜，一迭声地说："早就做好了！末姐，你终于决定开连锁店了吗？我就说吗，我们店的信誉这么好，批发的份额也越占越大，早就应该开连锁了。"

"具备的事务还得等我考察后再说，只是既然资金宽裕，做个准备也不错。"冬末笑了笑，看到小童毫无芥蒂的笑容，心里微觉歉疚，低声道："小童，早晨我发火，让你受委屈了。"

小童闷了一下，道："末姐，谁没有生气发火的时候？我跟了你快五年了，从没挨过骂，今天也算一个新体验。何况是我口无遮拦闯了祸，也不是什么委屈。"

冬末抚了抚额头，苦笑道："早晨是我失控了，我不该迁怒于你的。"

小童一直疑惑冬末发火的原因，但冬末不说，她也体贴地不问，笑道："末姐，其实你偶尔失控，我觉得也蛮好。不愠不火万事都能忍的性格当然稳重可靠，可是老这样也会让人觉得……觉得……"

她说了两个觉得，都没有说出什么来，引得冬末一笑，温言安抚她两句，让她走了。

她走后良久，冬末依然坐在皮椅里发呆，脑中却不期然地想起夏初说她的一句话："好假！"

好清脆响亮的一句话，这样的话，恐怕除了夏初那样的白痴，谁也不敢当着她的面说出来吧！她冷笑，起身，倒了杯开水，走到窗前，往外眺望。

大学城的开发比较迟，这条商业街没有多少高楼，站在窗边，还能不受阻拦的远眺。可惜的是楼前虽然没有阻拦，但受工业污染的夜空，除了灰蒙蒙的阴云，什么也看不到。

她活动了一下脖子，收回了目光，低头，突见对面街上有条人影。时已深夜，商业街的店铺多已关门，路上行人稀少，那人站在街道旁的身影便显得十分孤寂，有种车马离后人寥落的冷清。只是他却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外界的变化，只是抬着头，固执地往上看。

冬末的目光移下，与他对着正着。隔着一条街，她依然能感觉到那双眼眸的清澈。

他怎么还在这里？冬末愣了一下，旋即看到夏初对她用力地挥了挥手，露出一个秋叶般绚丽的笑容。

他竟然，还能对着她这样笑！

果然是个白痴，那样骂他，他还敢来；那样凶他，他还敢对她笑！

冬末心里嗤笑冷嘲，可他那笑容，却如有重量，狠狠地向她撞了过来，震得她条件反射地连退了好几步，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才停了下来。

稍微镇定，她才发现，杯中的水竟洒了自己满手！

第22节：第八章 寒夜谁与立中宵(1)

第八章 寒夜谁与立中宵

国庆过后，冬末安排好店务，便起程外出考察。她给自己设定的路线是由西而东，自南向北。除了在各大批发市场了解行情以外，还收集信息寻找生产的厂家。

这一圈走下来，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等她到了天津，北方寒流来袭，已经是霜雪天气。她是南方人，陡然遇到寒流，便冻得像是快要落叶的小白杨，虽然新买了毛衣大衣披着，还是抖个不停。

小童打电话过来时，她正哆哆嗦嗦地在一家酒店登记入住，听到小童问她有没有添置衣着，她心里有些感动，笑道："买了，往常你都不看天气预报的，居然也知道北方有寒流，难为你这么细心体贴了。"

小童汗颜，笑道："末姐，你不在店里，我和小宁都忙翻了，哪里还有那种细心啊！看天气预报的人可不是我，是有人提醒我的，我才想着要给你打电话的。"

冬末诧异，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了鉴容台里，交情深到会惦记她的冷暖的朋友一个巴掌的手指也数不完，却不知是谁这么有心，却又不直接给她打电话。

"是大海吧？"

小童撇嘴，不屑："那"崔"命鬼哪有这种细心，是……是……"

她本想直说是谁有这样的细心，但话到一半，又突然支吾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觉得自己太过小气，本来没有必要尴尬的事这样一支吾反而变尴尬了，便坦然笑道："末姐，是夏初那小鬼啦！那小鬼什么都不懂，对放在心上的人倒真是关怀备至，你不在店里，他居然也一天一次地跑过来问消息。"

冬末任那"放在心上的人"几字流过，只抓住重点问："他还来店里？没有闹事吧！"

小童"哈"地一笑："末姐，你就放心吧，夏初乖得很，最多也就站在店外发发呆，不闹事的。"

冬末静默了一下，淡淡地说："赶他走。"

小童一时没反应过来，"末姐，你说什么？"

冬末再说了一遍："赶他走。"

小童愣住了，好一会儿意识到冬末说的是真的，不禁有些不忍，道："末姐，没这必要吧！夏初只是过来看看而已，规矩得很。何况你又不在店里，即使嫌他碍眼，那也等你回来再说啊。再说了，夏初还是能帮我们做事的，比如广告宣传啦，店里的美工设计啦……而且他长相又好，就算什么都不做，站在店门口都是块活招牌。"

冬末耐心地听着小童言不及意的唠叨，直到她说完了，才冷静地说："小童，夏初对待人和事物，就像恋旧的小狗不肯甩开早已没有肉的骨头，你不能让他在一个有好感的地方呆太久，不然的话，他会把待在那里当成习惯。"

小童愕然，"啊？"

冬末的声调微提，"你现在就得把他赶走，不然以后会赶不走他！"

小童呆了呆，挠头，干笑，"末姐，你太小心了吧？夏初会是这样的人么？"

"他是。"

冬末挂断了电话，呆立良久，脑子里因为小童提及"夏初"而思绪纷乱繁杂，许多念头涌上心来，似乎什么都想了，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到最后只剩一片空白。有些木然的拿了房卡，上楼洗漱休息。

她的外出考察跟那些拿公款的人不一样，是在给自己做事，行程安排自然着紧，基本上每天都有繁重的任务。每天把人累得筋疲力尽，扑到酒店的床上就能呼呼一觉睡到天亮。但今天夜里，她的睡眠却浅，夜半时分竟突然踢了一下腿，好似梦到自己高楼失足，被惊得一跃而起。

睁开眼睛，室内她刻意留着的床头灯依然开着，只是电视机却关掉，可能酒店为了节电，给客房里的电视定了时。

她起身，将电视机重新打开，让里面的声音充满房间。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是这样，睡觉的时候，不关灯，房里一定要有声音。以前穷的时候，她买收音机整夜整夜地放，现在是电视机。

只是收音机也好，电视机也罢，声音调得再大，依然只是机器，没有温度，声音里也没有对她的感情。不想还好，深入一想，便有些自欺欺人。

第23节：第八章 寒夜谁与立中宵(2)

她自嘲地一笑，想不通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居然会夜里失眠。在床上呆坐良久，实在无趣，她索性将大衣披上，开了大灯，把公文包里的资料拿出来仔细地阅读，完善她开连锁店的构想。

长夜寂静，无人相扰，本是凝神工作的好时机，但不知为什么，她坐在桌前却经常分神发呆，怎么也收不拢思绪，进不了状况。连续几次这样，她索性将资料和纸笔扔开，准备放任自己发呆发个痛快。可人类的奇怪也正在于此，工作学习的时候，溜号发呆是经常的事，到真正有大把时间空下来让你发呆发个痛快的时候，却怎么也呆不起来了。

冬末苦笑，倒了杯开水站到落地窗前。室内开着暖气，玻璃窗外的寒夜却在降霜，温差大，窗户玻璃上便出汗似的凝满露水。她拉窗帘的动作一带，本来就已经垂垂欲滴的露水便纷纷滚落，把窗户玻璃洗得分外的清亮。

玻璃框里，她修长的身影有点偏瘦，及腰的长发未经整理，有点凌乱。她拉了张椅子，在窗前坐下，突然玩心大起，将玻璃上残余的露水抹去，然后再往上面呵气。玻璃被热气一熏，又蒙上了一层白雾，她伸出手指按刚才的印象在原来照着她的脸的地方划着。先画的是脸型，她的下巴有点尖，她就画了个十分夸张的尖下巴；然后画耳朵，她的耳朵生得好，耳垂是极漂亮的水滴状，于是她就将那小巧的水滴扩大拉长，来个"双耳及肩"；再画嘴巴，她的嘴唇略有些薄，就被她用条直线代替；接着鼻子和眉毛被她一笔就带出来了，眉尾被她拉了个夸张的翘锋；最后她才画眼睛，这时玻璃上的雾气又已经结成了小小一颗的露水，她一指伸下去，眼睛的形状就坏了。眼眶里的水珠被她的指尖擦掉了，眼眶外的露水却有些下滑，看上去竟似她不经意间画了个垂头丧气的哭脸。

她愣了一下，忍不住想笑，抬头，眼睛与玻璃上的画像重合。画像里的眼睛四周都没有雾水了，只有中间一点恰似瞳孔的露水，被灯光一映，微微闪着银白的光芒。

银白，在这寒夜里显得十分的清冷孤寂，冬末怔了怔，突然有些分不清那抹银白，到底是露水映着灯光，还是自己的眼眸里本身就有这种孤寒。

她伸手，将玻璃里上画的人像拂去，站了起来，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双手环扣，抱住自己的臂膊，想将寒意驱去。

然而那股寒意，却不是因为气候，而是源于心中的孤寒。任她怎么抱紧双臂，依然无法保留身上的温度。

灯光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拖曳投在窗户玻璃上，随着玻璃上的露水滑落而点着点点幽冷清光。

寒夜谁与共孤灯？我与影儿两个。

天广地阔，苍凉深远，远古便有的寂寞一词，蓦然把她紧裹在里面，挣扎不脱。

在这夜里，她能拥抱，只是自己的双臂。

不期然地，夏初的话在耳边回响起来，"你的眼睛里面，有个没有人陪的孩子，她很想让人喜欢她，很想有人陪着她……"

那个孩子，智力低下，神经极粗，却偏偏有着常人没有的细腻的感应力，竟一眼就识出了她的孤寂。又或者，是因为他真，所以他就拥有了一眼看到别人的真实的能力？

她抬头将双眼蒙住，想着那少年呆呆傻傻的样子，低低地一笑，叹息："夏初，你真的还是个孩子，很多事，你不懂的……"

这世上，没有人能真正的陪另一个人藏在眼里的孩子，人，更多的时候，只能靠拥抱自己来驱寒，没有太多的选择。

也许，她真的应该找一个人了，找个能在夜里拥抱她的人，替她驱去夜间的寒凉。

第24节：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1)

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

在北方呆了一个星期，冬末将收集到的资料快递，打道回府，买了夜间上车白天抵家的软卧票，早早地就去了火车站候车。天冷，冬末上了车寻到铺位，调好包厢里的温度，就爬了上去，裹起被子开着灯，戴上耳机，准备将旅途的漫长都消磨在睡眠里。

不料睡到半夜，突然觉得被子沉了一下，一只手摸了进来。冬末以为是小偷，本来觉得自己的东西收拾得好，他不可能摸到，就不想理会。谁知那只手不去摸她头下枕着的包，却顺着她的腰向她胸前摸了过来。

冬末愕然：软卧车厢是封锁的，难道她这次搭车这么不走运，同室居然是条色狼？她把将那只爪子甩开，一怒翻身坐起，喝道："王八蛋！你瞎了狗眼！"

那色狼见她醒来，不仅不怕，反而做了个冬末始料未及的动作，解开裤子把他那丑陋的玩意儿掏了出来，冲她晃了晃，嘿嘿地淫笑。

冬末这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露阴癖，有点恶心，冷笑，"这么烂豆芽，你也敢出来露？换成我是你，生成这样，我早把它割了，省得被人见笑。"

色狼愕然，冬末抓起提包，一包砸在他脸上，再趁那人吃痛的时候飞出两脚，踢在那"烂豆芽"上，那人惨声怪叫。

包厢门恰在此时被人推开，一个戴蓝边框眼镜穿灰色休闲装的男子站在门口，看到包厢里的情况，微微一愕，再细一看，顿时明了原委，一把揪住色狼的衣领，加踢了两脚，将其踹出门外。

冬末心中戒备，虽然看着眼见这人痛驱了色狼，却依然不放松心弦，先道了声谢谢，再问："您是哪位？"

蓝眼镜唯恐她把自己也当成色狼，赶紧解释："我是跟你同包厢的乘客，刚才去隔壁找朋友玩去了，现在才回来。"

冬末扬眉，唔了一声，问道："你是和我同一个包厢的？那刚才那个人是谁？"

蓝眼镜一摊手，道："也不知是哪个包厢的，大约喝多了跑出来撒酒疯。"

冬末嗤了一声："酒真是好东西，什么事都能抹平。"

蓝眼镜问："要不要找乘警报案？"

这人如果真是疾恶如仇那类的，一早就该把那变态抓了直接送去乘务室。把人放了以后，再来问这一句，做事也不免太圆滑了。

冬末捡回她当武器的提包，摇头："火车包厢哪天不发几起性骚扰案，找乘警如果有用，那些变态也不至于这么嚣张。"

她的话虽然没有特指，但说的包厢性骚扰案几字却让那蓝眼镜颇感尴尬。冬末想想自己刚才踢了的烂豆芽，顿时觉得脚上一双袜子都被弄脏了，活似一团狗屎黏着，让她直犯恶心，赶紧把它脱掉，扔进垃圾桶里，转念间恨道："我刚才那两脚还不够狠。"

蓝眼镜想到刚才那捂着小弟弟痛得站都站不起来的色狼，额头冒出几滴大汗。

被这一闹，冬末出了一层汗，全身燥热，再也睡不着了，索性起身去开窗吹风。软卧包房里的地毯很是洁净，她一时偷懒，连鞋也没穿，赤着脚就去开窗，站在风口，让风吹去心中的不快。

蓝眼镜转头，一眼见她迎风玉立，风姿俊秀，不禁一呆；再往下看，见她一双赤脚敛足平趾，骨肉匀停，煞是可爱，不由得吞了口口水，轻咳一声，道："小姐，我包里还有双没拆封的袜子，如果你不嫌弃就先拿去穿上吧，别冻着了。"

第25节：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2)

"不用，我有换洗的。"

冬末吹了片刻寒风，身上的燥热退去，便关上窗户，坐回卧铺找出袜子穿好。

蓝眼镜等她穿好了袜子，才对她一笑，自我介绍："我是星城腾江房地产公司的项目监理部经理谭英，小姐贵姓芳名？"

他一面说一面把名片双手奉上，冬末虽然心情不愉，但想他进到包厢以后的举止也算温文有礼，虽然圆滑，倒也不似坏人，不领他的殷勤可以，太过失礼却无必要，便接了他的名片，回答："免贵，小姓舒。"

谭英见她明显没有与自己交换名片的意愿，微觉失望，旋即振作精神，殷勤的问道："舒小姐，要不要喝杯开水，压压惊？"

冬末本来是想去倒杯开水的，但他这一问，却改变了主意，摇头："我自己带了水。"

她一面说一面翻开杂志，靠在台灯下面，专心致志的看了起来。谭英见她有意疏远，有些讪讪，尤不死心，又问："舒小姐坐这趟车，也是去星城么？"

冬末轻唔一声，却不接话。谭英没话找话，又笑："舒小姐孤身一人提着两只包，上下火车很辛苦吧？"

冬末白手起家，生意小的时候为了省钱，进货时连苦力都不舍得雇，一百多斤的货包都自己扛过很久，这两年虽然安逸娇养了些，也不至于拎两只重量连三十斤都不到的行李包都提不动。

"说不上。"

冬末实在不耐他在旁边JJWW，被子一卷，将杂志盖到面上，做出一副睡觉的姿态。

谭英终于闭嘴，不说话了。

火车的软卧包厢，是艳遇的好地方，不过也得看对象。

一夜无话，上午车抵星城，冬末早早地提包下车，不意走出车站还是与被下属接着的谭英撞上了。谭英一愕，看她站在路旁，旋即笑了起来，颇为潇洒俊朗："舒小姐，如果不嫌弃，请上车来，我送你。"

冬末客气拒绝："谢谢，不过我朋友马上就来了。"

谭英探头看了眼车站周围的路况，笑道："车堵得这么厉害，你的朋友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到。天冷，你还是先上车坐着等吧，别冻着了。"

冬末已经看到了崔福海的车被堵在前面，崔福海卡在车里进出两难，正远远的冲她招手，不禁一笑，一面冲他点头示意，一面笑着感谢谭英，"多谢谭先生好意，我朋友就在前面。"

谭英乍见她的笑容，眼前一亮，赶紧趁她脚步刚动的时候抢出一句："舒小姐，你在本城要是遇到了什么烦恼事，可以打电话找我。"

冬末不意此人屡屡碰钉子，满脸灰雾，竟还有这等锲而不舍的好精神，倒也佩服他的强韧，报之一笑，"多谢好意，如果有事，我会记得的。"

谭英目送她远去，来接他的下属见状取笑："也不算绝色，怎么就让你这么挂心？"

谭英兀自回味冬末临去时的一笑，叹道："你不知道，这样的女子才叫婉转风流，有味道。"定睛细看，觉得接冬末的车似乎有些眼熟，"那辆车是谁的？"

本城搞房地产的圈子也就那么大，来来去去尽是熟人，他的下属眼比他尖，"崔福海的，在加油站时我们遇到过，他说来接人，原来是接女朋友。"

谭英摇头："肯定不是女朋友，她身上没有恋爱的味道。"

他们这边闲话，那边冬末却已经到了崔福海车旁，先把行李扔进后座，再就着半开的车门挤进前座。

崔福海打量她一眼，笑道："出去一趟，有什么收获？"

第26节：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3)

"觉得市场前景大好，值得出手。"冬末坐好身体，看看刚才因为想从半开的车门里挤出去而弄得衣裳不整的崔福海，笑道，"大海，你也该控制一下横向发展的速度了，这卡在车门里进不得，也出不得的感觉，不好受吧。"

崔福海翻了个白眼，对她无比唾弃，"要不是要来接你，我怎么会来这堵车堵得门都开不了的地方，你得有点良心吧。"

二人说说笑笑，以龟速驱车前行，用了半个小时，出了车站路，崔福海问："送你回家休息，还是去哪里吃饭？"

"回店里。我在车上休息过了，也不饿。"

"你这也太拼命了，其实以鉴容台现在的发展状况而言，你可以脚步放慢一点，稳稳地来。反正你用钱的能力有限，赚多了也没什么用。"

"我倒是想放慢一点脚步，可是放慢脚步后，空下来的时间，我都不知道该干吗。"

冬末把话说完，突觉自己这话，说得不免太过凄凉，赶紧展开笑容，旧调重弹，"大海啊，我上次让你帮我留意些介绍对象，你留意了没有？"

崔福海有些皱眉："冬末，你是认真地想相亲谈对象了？"

"不是真的难道还是煮的？"

崔福海轻轻地叹了口气，喃道："冬末，我真不想你也像别人那样，竟也是为了年纪到了，该结婚了，就找个差不多的人搭伙过日子。"

冬末只当没听到他说的话，二人抵达鉴容台，崔福海告辞而去。冬末步入店堂，便发现里面的货柜摆设与她离去时大相径庭，一样丰富的货物，依原来的摆放显得有点拥挤，但现在一眼看去，却显得十

分整齐清朗，似乎空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且店堂里的很多装饰物都更换了，一眼望去，便让人觉得这家店明快可爱，洋溢着勃勃生机，

冬末惊咦一声，大感诧异，忍不住问小童，"这是美工的新设计？做得好啊，应该发奖金。"

小童乐了，对蹲坐在楼梯间里盯着楼上楼下两层营业厅发呆的美工娇娇一努嘴，笑道："末姐，娇娇都要崩溃了，你千万别说什么要奖励她的话。"

冬末大奇："为什么？"

"这新设计不是娇娇做的，是一个娇娇本来很看不起的人做的。"

冬末愣了愣，脑里突然直觉地闪过一个人影，脱口而出："夏初？"

小童干笑不已，生怕她追究自己没将夏初赶走的责任；蹲坐在楼梯间的娇娇却被夏初二字激得抬起头来，大声问："夏初又来了？"

冬末见她如此失态，不禁拧眉："他没来，你怎么了？"

娇娇看到冬末，嘴一扁，居然有点哭相，"末姐，夏初那臭小子太可恶了。"

冬末想笑，又忍住："你怕他抢了你的饭碗？"

"我怎么会怕这个！"娇娇跺脚，嚷道，"我只是不服气，凭什么我苦练十几年，正正经经的科班出身，居然被他一个完全没有设计理念的人挤得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冬末环顾四周，纳闷道："这有什么特别的?我没看出来。"

"店堂的摆设都要追求实用，为了实用就不能不在有时候牺牲美观。我一直都没办法将店堂设计做得更好，就是因为我没法找到实用与美术之间的平衡点。"

娇娇指点着店堂内的新摆设，一脸兀自震惊不信的神色，"可是夏初那臭小子，他只是凭着感觉，说什么"这样摆好看，那样摆好看"，然后照他的想法摆出来，居然就能把美观和实用的平衡点找到……末姐，这就是黄金比例的实用啊！黄金比例！末姐，你能想象不？居然

有人能把美术上的黄金比例，应用到小饰品店这样繁杂芜乱的地方来。并且夏初他根本就不曾意识到黄金比例的存在，这简直……简直……简直是他妈的气死人了！我要是有他那样的天赋，我早……早……"

第27节：第九章 稀奇古怪的事太多(4)

她要是有夏初那样的天赋，她早干什么去了，她却说不清，只是气得在楼梯扶手上直磨爪子，捶胸顿足。

小童掩面偷笑，对她的惨况不忍卒睹，直叹气，"娇娇，你要发疯也找个偏点的地方好不？多亏这几天是生意淡的时候，不然店里的客人被你吓跑了，看你怎么赔。"

娇娇咬牙根不走，在原地磨着，"不要，我就要在这里看着，看着我才想得明白。"

冬末被她的执拗逗笑了，摇头，同情地摸摸她，对看热闹的同事说："这可怜的娃受刺激了，谁柜上没事的，把她抬了去治治。"

众人大笑，果然上来几个人把她架了去三楼宿舍。

冬末在店里走了一圈，跟久未见面的员工寒暄一番，回到三楼办公室，便忍不住走到窗前，把鉴容台四周的街道都看了一遍。

小童初时不解她的意思，再一想，却有些明白了，问："末姐，你在找夏初？"

"没。"冬末迅速否认，自己都觉得这回答似乎太急了点，显得自己似乎心虚。

小童的脸皮抽搐了一下，一本正经地汇报："启禀陛下，臣在接到陛下圣旨之后，立即严格执行，早已将逆贼夏初一举拿下，押解天牢，不逢大赦不得出狱。陛下大可安坐金銮殿，再不必忧心他犯上作乱。"

冬末被她这腔调弄得哭笑不得，但为了显得自己光明磊落，不带私情，却还不得不配合她做戏地回答："嗯，朕知道了！卿办事利落，论功当赏。"

小童涎着脸，顺杆子就爬了上来，"赏什么？半个月的带薪休假不？"

"赏你五毛大饼两张，还不速速把脸凑上来领赏！"

第28节：第十章 始识真情味(1)

第十章 始识真情味

崔福海办事的效率是极高的，冬末这边还在为此次考察的成果操劳，他那边已经给她安排好了相亲宴。

时间：周末晚六点十五分；地点：西城路伊人咖啡馆；人物：某地产公司销售部副主任及介绍人崔福海。

冬末接到让她去相亲的电话后，立即将手头的工作扫尾，该交代的事都交代清楚，然后稍事打扮，打车直奔约定的地点。

崔福海谨守媒人守则，介绍二人认识后，便借口有事先走了，留下冬末与那人"慢慢聊"。那人做销售出身的，口才了得，颇为风趣。冬末虽然不是很插得上话，但她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虽然觉得此人有些话多，但也并不反感。

聊着聊着，便聊到了面相手相，冬末正听得有趣，突然觉得与自己隔着一盆发财树的邻座传来的动静有些怪异。她微微一怔，转头看了一眼，却见一对戴着帽子的男女正用围巾遮住脸，抱成一堆，躲在发财树遮蔽的阴暗处，想是在干什么浓情蜜意的勾当。

她心中暗笑，转回头来继续听相亲对象闲聊。那人顺着冬末的目光看了一眼，也看到了邻座的光景，不禁有些意动，笑道："舒小姐，你的指掌看上去骨肉匀称，应该是相学上相当好的富贵相，就是不知道掌纹相不衬，要不你把手给我仔细看一下。"

冬末自然明白他这句话背后蕴含的试探之意，正在接受与否之间犹豫，忽闻身后传来一阵细微的骚动，好像是啮齿类的动物正在啃什么东西，紧跟着便是服务员温和的提醒，"这位先生，如果您确实需要磨牙的东西，我可以为您送盘坚果过来，麻烦您不要咬桌沿好吗？"

这是什么提醒？也太奇怪了吧！冬末正觉得好笑，脑里灵光一闪，突然生出一个念头，登时人都僵掉了。

而坐她身后的那对男女被服务员说破了行藏，其中一人霍地站了起来，将半截身子探过来，对冬末轻嚷："冬末，千万别信他会看什么相！他说给你看相是假的，实际上他是想用这个借口摸你的手！"

用给人看相借机摸女生的手这样的伎俩，也只好忽悠忽悠未成年少女，冬末又怎么会看不穿这样的小诡计？只不过这是相亲，双方目的明确，摸摸手也算不了什么。

冬末一扬眉，正要开口说话，他又急急地说："我说的是真的，冬末，你要相信我！跟我同寝室的阿汉就经常用这借口骗别的学院的女孩子，他自己还在寝室里吹牛说自己占了多少女生的便宜……冬末，这家伙不是好人，他肯定也跟阿汉一样，就想占女孩子的便宜！"

嗯嗯嗯，是是是，明白明白，你不用说这么大声，凡在社会上打过滚的人都了解"看手相"是什么滴干活，但是--有些事，大家明白就好，根本不必要说穿。

冬末的相亲对象猝不及防下受此打击，顿时一张脸涨得通红，气得一拍桌子，怒道："你是什么人，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信口雌黄？"

冬末赶紧赔笑道："对不起，贺先生，这是我弟弟，年纪小，不懂事，你大人有大量，别计较他的孩子话。"

"你弟弟？？"

对方目瞪口呆--凑过半截身子搅场的人戴着顶低檐帽，穿着高领毛衫，脸上架着副大黑边框的平光镜，左脸上不知用什么东西点了颗大黑痣，唇上还黏着两撇很诡异的小胡子，看上去看正常人的成分少，变态的成分多。

冬末干笑，歉然道："实在对不起，我这弟弟比较顽劣，这次玩得有点过分了。我看今晚我可能没有时间再安排其他节目，不如我们下次再约好吗？"

相亲对象的目光在冬末与古怪装扮者身上流连片刻，也不知到底产生了什么连篇的浮想，脸色瞬息万变，难看至极，干笑两声，也不

客气，起身就走了。

冬末待他走了以后，才咬牙切齿地转头，盯着打扮得只有三分像人，倒有七分像妖的人森然问："夏初，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我……我……"

夏初结巴了好几下，突然醒悟似的低头掩面，叫道："我不是夏初！"

做个好人不容易，但像夏初这样，做坏人都做得这么没有天赋，缺少悟性，那更是不容易！

冬末被气笑了，"喔，你不是夏初？那你是谁啊？"

"我……我……我……"

夏初又一阵结巴，我了半天也没我出句话来。

冬末离开座位，甩开夏初，大步快走几步，一把抓住案发后立即猫着腰以蹲式向前磨行，意图在她没有明了事态之前迅速逃离现实的某人，将她拎到咖啡馆外的僻静处，咬牙切齿地问："郎小童，这就是你所谓的"已将逆贼拿下，押赴天牢……我可以安坐金銮殿，不必忧心他作乱"？"

小童干笑，"末姐，他不是已经没有再去鉴容台了吗？"

"是，他是没有去鉴容台，但他更深层次地涉进我的生活里来了！好得很哇，你居然帮着他来破坏我的相亲宴！"

小童听到冬末的指关节叭叭作响，吓得花容失色，战战兢兢地尖叫："末姐，末老大，末女王，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来破坏你的相亲的，我只是……只是……是他沉不住气，坏了您的大事，您大人有大量，饶了小的吧！"

随后赶来的夏初也吓得一个箭步窜了过来，拦在小童面前，叫道："冬末，是我一直烦小童姐姐，她才带我来的，你别怪她，你要真生气，就骂我好了。"

第29节：第十章 始识真情味(2)

冬末都要被气疯了，看看这两人，一个眼泪汪汪，她都还没把威胁说出口呢，就已经准备好要耍赖了；另一个满眼负罪，一副任打任骂任蹂躏，准备让她当出气筒的样子。明明做错事的是他们，可现在这情况落在外人眼里，怎么看，也是她恶霸、她剽悍、她暴戾，随时随地准备欺凌弱小。

冬末满腔怒气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发，差点泪飙三千尺：夏初，夏小爷，我知道你不好惹，可你怎么能难惹到这种程度呢？就这么两个月的时间啊，你居然就把跟我相处五年，情同姐妹的得力助手给策反了。

好一会儿，她才定下神来，先把小童打发了，再看着夏初，叹气："夏初，你这样缠着我，到底是想干什么？"

夏初怔了怔，望着她，认真地回答："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想看看你！"

冬末知道夏初单纯，但这么单纯的回答，却仍然让她一愣，困惑地问："你就想看看我？"

夏初点头，有些腼腆，捏了捏手指，低声说："真的，我就想看看你，我看到你，就觉得心里欢喜。"

冬末默然，夏初抬头看了看她的脸色，有些发怯，傻乎乎地抓了抓头，"冬末，我知道我很傻，很容易惹人生气，让你讨厌。可是，我真的……真的……"

他完整的话没说两句，又结巴了。顿了顿，才又道："冬末，很多以前我不懂的事情，家里人怎么教我，我都不懂。可是，在遇到你以后，我就觉得原来我不懂的很多事，现在都开始慢慢地懂了。"

冬末这才醒过神来，不知为什么，看到夏初那认真而执拗的脸，胸中的怒气突然散了，变成一种从心底泛出来的悲哀，舌底仿佛有苦意涌动，那样的苦涩，让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轻声道："夏初，你现在

仍然不明白。其实在这世间，懂得越多的人，欢乐越少。你像以前那样单纯的生活，不会伤心，不会难过，那样就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缠着我，去弄懂那些会让你不快乐的事呢？"

夏初迅速地否认，"可是，在没有遇到你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突然心里空空的，不知道要干什么。在遇到你以后，我只要想到你，哪怕你不在身边，只要到你生活过的地方站着，想象你在那里时的样子，我都会觉得心里满满的，很快乐。"

冬末不自然地一笑，柔声道："傻孩子，你懂什么呀？这些话，是书上和小童他们教的吧？乱七八糟，不能信。"

夏初摇头，"不是书上的，也不是小童姐姐他们教的，是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想到现在才想明白的。冬末，我真的喜欢你。我现在也明白了，喜欢一个人跟当她的男朋友是有区别的，那样的话我不会乱讲了。"

冬末彻底地呆住了，夏初这样的话，比他口口声声说他喜欢她，想当她的男朋友，更让她清楚：夏初这是真的恋爱了！

他一口一个喜欢你的时候，她能够轻易地说出伤人的拒绝话语，但现在他只说他想看看她，却让她觉得拒绝的话难予启齿，许久才道："可是，夏初，你对我的喜欢，会像今天这样把我的生活秩序搅乱，造成我的痛苦。"

夏初愣住了，冬末看着他，缓缓地问："夏初，你喜欢我，并因此而得到快乐，所以你为了让自己快乐，就要让我痛苦吗？"

"不！不！不！"夏初惊叫起来，手足无措，眼眶都急得红了："我不想的，我只想你快快乐乐，眼里没有忧愁！"

"可是你现在却在添加我的忧愁！"

夏初傻住了，直挠头发："那怎么办，怎么才能既让我喜欢你，又不添加你的忧愁？"

冬末抿了抿嘴，心里突然隐约有种类似于良心不安的感觉，但她捺下了情绪，轻轻地说："夏初，我不阻止你喜欢我！"

"啊？"夏初大喜，脸色顿如雨过天霁，碧空如洗，笑得无比灿烂。

冬末继道："但是，为了不添加我的忧愁，你以后应该离我远一点来喜欢我。"

夏初不明白："怎么样才叫离你远一点来喜欢你？"

"别再像今天这样跟踪我，也别像以前那样一天到晚缠着我。你喜欢看我，那你就看吧！可是你最好在我看不到你的地方看我。"

第30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1)

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

夏初人虽然愚笨，但对信用两字却看得很重，答应冬末不再缠着她后，果然就不再缠着她了。即使看冬末，也真的站在她的视角死角里看，绝不突然冒出来吓人。冬末一开始很不习惯有人偷偷看自己，但夏初的目光绝无恶意，渐渐地也让她的第六感适应了，不再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上次相亲因有夏初和小童搅局，以失败告终。再次去相亲，冬末下意识地四下张望，直到确定没有装扮可疑，形迹鬼祟的人在四周窥探，这才放下心来，投入到相亲这项十分有益于滞销女出货的活动中去。

不料她这次遇到的对象是个十足的名牌推崇者，冬末跟他搭上话后，他的话题就没有离开去名烟名酒名车名表名牌衣服鞋袜首饰。冬末对对方了解名牌潮流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她是相亲，可不是来听人开名牌讲座的，万般无奈，只得挥手告别这位就差在额头上用盖个五吋公章，标明"俺素名牌人"的对象，让崔福海给她重新找过。

于是崔福海再次介绍对象，就特意挑了个居家型的。此君颇有节俭之风，在小餐馆用餐后会记得将桌上的卷纸带走；逛超市必选特价，绝不忘索要赠品；买苹果定要多拿摊贩一只橘子，搭公共汽车外出约会，他宁愿拉着冬末在寒风中瑟瑟的等一个小时，也要等到没有空调，票价只需五毛的公车。

到了周末约会，冬末提了几个消遣的方案，都被对方以否决了，冬末知道他是为了省钱，索性不再说话，陪着他在寒风中纯压马路，走了快两个小时，突然一个卖花的小女孩跑了过来，叫道："哥哥，你女朋友好漂亮，买束玫瑰送给她吧！"

那人一愣，看了冬末一眼，咬了咬牙，问那女孩："你这花多少钱一朵？"

"两块。"

那人吓了一跳："两块？你抢钱啊！我还不知道，这种假冒玫瑰的月季花正规的店里卖也就三毛钱一朵，我给你五毛，都算贵了！"

小女孩明显缺少应对这种突发状况的能力，只会按大人教的套路做生意，"我们都是卖两块的，不是五毛。"

"那我算你六毛好了！"

"是两块的！"

冬末早在听到有人叫买花的时候就躲开了，避免他不买的尴尬。远远听到那人跟小女孩讲花价，从五毛讲到六毛，又从六毛讲到八毛，再加到九毛，只以为他不可能再加价了，不料他讲到后来，竟忍痛掏出一块钱，从小女孩手里拿了朵花，很火大地说："我不跟你讲了，给你一块，我买一朵。"

然后他拿着花就向冬末奔来，看架势准备将这朵花送给她，不料那卖花的小女孩不甘示弱，急急地追了上来："哥哥，这花是两块，一块我不能卖！"

第31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2)

那人脸都绿了，怒喝："你卖都卖了，又抵赖！"

"我没抵赖，这花是要两块的！"小女孩也急了，一把抓住他的衣服下摆，就叫了起来，"你不能不给钱啊，你要给我两块！"

这一嚷，路上的行人都好奇的停下了下来，小女孩一看人多，立即放了胆子大叫："这位哥哥他买花不给我钱！"

冬末早被这奇景引得呆了，终于忍不住从提包里拿出张五块地递给那小女孩："妹妹你拿着，别找了。"

那人一愣，理直气壮地说："怎能不找钱？就算这花两块吧，我给了她一块，你给她五块，她该找回我们四块钱！"

冬末不禁低头掩面，冲围观者大叫一声："你们别看我，我不认识这个人，真不认识！"而后夺路而逃，狂奔至数十米外，拦了辆出租车。回头再看那骚动处，料想那人此时应该还在要卖花的小女孩找钱，既觉得这脸丢大发了，又觉得好笑，笑得那的士司机只以为自己拉了个神经病。

冬末这边的大笑刚结束，那边崔福海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一头雾水地问："冬末，你今天的约会出什么事了？刚才大鼠打电话过来冲我埋怨，说我给他介绍的人不懂过日子，大手大脚的浪费，叫我要你改呢！"

冬末愕然，抹了把笑出来的眼泪，歇了口气，才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把电话那头的崔福海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骂道："操，我平常只觉得他略有点小气，怎不知道他这么活宝？"

冬末笑饱了，暗自庆幸，多亏我跟他才相处一个星期，出来又是AA制，不然的话，这事不知该怎么收场。"

崔福海又一阵爆笑："有什么好烦的，你要是每个周末都能遇着这桩好笑的事，那不比你做什么运动减压都有效？"

"有效是有效，只是这过程也太丢脸了，不是我脸皮厚，一般的姑娘能被羞得一头撞死在电线杆上。"

"下次我再给你介绍……冬末，这不是居家型的不好，纯居家型的也不好，我实在不好定标准选人。要不，只要有外在条件合适的，我都给你介绍，让你见上一面，合适就深入交往；不合适的话，走商场的人多混些面熟也不吃亏。"

冬末大笑："也好，咱们也时尚一把，学学人家"广泛撒网，重点培养，择优上岗"。"

冬末再相亲的下一位，相貌堂堂，谈吐有礼，本来应该算在重点培养范围内，可崔福海往细里一打听，才知此君以相亲为业余爱好。

再下一位，人品是极好的，可惜其人自卑感太重，在冬末面前连头都不敢抬。冬末虽不嫌弃对方，有心发展，可她本身正处在事业上升期，正需要人支持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功夫来帮助男人重建自信，只得以朋友道待之。

再下一位，好色太过，跟冬末相亲的一个小时里，目光流连在她脸部以下腰部以上的时间超过了五十分钟，跟她谈论的话题没有离开风月二字。

再下一位，一上来就打听冬末的家庭背景，亲戚关系，存款几何，月入多少……

再一位……再一位……

临到大学快要放假，小童好奇地打听冬末的相亲成果，"末姐，你相的人也不少了啊，怎么着也该捞着个稍微合适点的过年吧？"

冬末长叹一声，垂头丧气，"我这么努力地相亲，只以为那人住在百花深处，结果好男人TNND全是过路！"

小童嘻嘻一笑，探头探脑地看着她，贼兮兮地半晌，突然蹦出一句话："末姐，我看你是看过了好的，所以看差的自然就看不上眼。有夏初珠玉在前，等闲的瓦砾怎能让你动心？"

第32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3)

"胡说八道！"

冬末懒得理会她的胡言乱语，听到传真机接收货单，便起身去接。一面问小童，"给连锁店招收的备用员工，都招齐了吗？"

"普通的员工足够了，只差几个有资历的人独当一面。"

小童有些抱怨地说："唉，论说开新店，真正的管理人员应该从我们老店里分几个能干的过去，可惜咱们这老店的员工，够忠诚的文化低能力不足，文化高的又不堪信，能当得起大任的人实在太少。"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冬末创业的起步阶段大学生的眼光都高得很，哪里肯到鉴容台这样的小店里屈就？高中毕业的人肯来都算意外的。文化低些的员工，学习适应现代化的管理经营，需要时间和加倍地用心。但一般员工都是打一两年工就走，能从冬末创业起就追随着，并且有心学习的人少之又少，就算有意栽培，人家也没给你机会。

这一两年新招的员工，倒是有好几个是大学毕业的，基本素质够了。可惜她们又瞧不起鉴容台这种小摊小贩的生意，只拿这份工作当过渡，时刻准备另谋高就，不肯用心学习营业运作，最多也就能当个营业小组长，论到协调方方面面的管理能力，差太远了。

只开一家新店，人才都不凑手。这往后鉴容台加盟连锁这一块再开展起来，需要的人才更多，找新手是来不及的，熟悉行业又能干的老手则多半都愿意自行创业，极少给人打工。两人说着，都有些叹息，冬末想了想，道："我还是去问问娇娇她们是不是真的不愿意做这行，如果他们能够摒弃成见，那就我们这几个月就好好的带着，也许能行。"

小童无精打彩地说："如果能这样当然好，可惜她们个个都向往白领生活，觉得我们这行特没面子，怎么肯用心学？"

两人正说着话，突然听到楼下一阵喧哗，透过监视器一看，却是夏初和他那群玩COS秀的朋友又来了。正在二楼挑选商品，而夏初站在他们中间明显的是充当付款的角色。

冬末低头，看到夏初很想将自己融进朋友圈去，但却格格不入的尴尬样子，不自觉地皱眉，心情一下变坏了，怒问："你不是说他不会来店里吗？怎么又来了？"

小童摊了摊手，无辜地说："他是没有事情就不来，但是买东西你不能不让他来吧？"

冬末一口气哽在喉头，差点被噎死。小童瞧瞧她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末姐，你不是常说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上帝么？你不会想当不孝子把父母给赶出去吧！"

冬末白了她一眼："我会不会当不孝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现在就很想将你送去见上帝！"

小童听得出她声音里的恼怒之意比起以前来轻了许多，基本上属于薄怒微嗔，胆子便壮了许多。看着监视器里的画面，啧啧的叹气："哟，真是有情皆孽，无人不苦，我们的夏初小弟弟当初是多么活泼开朗阳光的少年啊！现在都变成沉郁多愁的伤情者……哎，好像瘦了很多啊！"

冬末哼了一声，嗤道："明明是长身高了显瘦，就你那马虎眼光才看出他瘦来。"

小童拖长鼻音嗯了一声，贼兮兮地笑问："我跟他又没亲近到连他的体重身高有变化都看得出的地步，怎么会注意到他是长高还是瘦了啊。倒是末姐……你的眼光怎么就能那么精准，一眼看出人家是长高了呢？"

她们楼上说话，楼下的娇娇却也发现了夏初，居然跑出柜组把他拉了过去，和同组的柜员一起说话。也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话题，说着说着，竟有人伸出手去摸夏初的脸，玩洋娃娃似围在他身边，把夏初弄得面红耳赤，左躲右闪。

第33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4)

3/^?q柂□□□□

第34节：第十一章 极品逸事(5)

冬末轻笑："先生连我这只有一面之怨的人都记挂在心，难道还会记不住自己点餐用了多少钱？"

就在那人快要恼羞成怒的时候，冬末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温柔的低笑："冬末，让你久等了。"

冬末愕然回头一看，打招呼的人依然不算是什么熟人，不过印象她还有，却是在火车上偶遇的谭英。

谭英捧着束鲜花，风度翩翩地走了过来，径自从尿遁先生身边穿过，把花送到她面前，笑道："我今天确实是工作太忙，来晚了一步，实在对不起，请原谅。"

冬末料想他是看到自己处境尴尬故意过来救场的，不禁一笑，接过鲜花，道："谢谢。"

"只要你不怪我就好。"谭英一语双关，就势在她面前坐了下来，然后再转头去看那对男女，做惊愕状，"二位站在这里有事？"

尿遁先生示威不成反被追债，尴尬不已，从钱包里抽出三百块钱抛在冬末面前，也不敢回答谭英的问话，拉着女朋友就遁了，速度比他前次借口上厕所只快不慢。

冬末看到他们狼狈窜逃，忍不住感慨，"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粉条炖白菜，芝麻也有绿豆爱。这对儿，也配得妙极。"

谭英听到她的批语，也哈哈大笑。

冬末将鲜花捧起，笑道："多谢谭先生帮我解围，这束鲜花想必是赠给贵女友的临时被调用了做义举的，现在事情完满解决，请您将它收回去吧。"

"我没有女朋友。"谭英望着她，微笑，"这花是我刚才见到你在这里坐着，专门为你买的。"

冬末微怔，谭英再笑："佳人如画，怎能没有鲜花相赠？舒小姐，请将花收下吧！"

第35节：第十二章 或是有情今始觉(1)

第十二章 或是有情今始觉

冬末抬头见谭英笑得潇洒自若，似乎笃定她会将花收下，也笑了，把花放在餐桌旁边，笑问："谭先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只要有心，打听一个人的名字，并不太难。"谭英看她扬眉，眼里带着疑惑之意，便提醒道，"我与崔福海算是同行。"

冬末哑然失笑，放松身体，随意道："原来如此，大海这段时间大张旗鼓地给我安排对象相亲，想必惊动了不少同业的熟人吧。"

谭英见她对相亲二字说得轻易，丝毫不见窘态，对她的坦然十分意外，一笑岔开话题，"舒小姐喜欢喝红酒么？其实这家店里没有什么真正的好酒，想喝红酒的话，应该去东城的枫白会所，那里才是本城喝红酒的最佳之所。"

冬末笑道："我对红酒的喜欢仅限于欣赏它倒在玻璃杯里的色相，至于品味它的香、味、气氛这类高品质的东西，那是半点兴趣也没有。"

谭英一愕，讪笑："舒小姐的兴趣真是别树一帜，有个性。"

冬末哈哈大笑，回答："谭先生两次看到我，我都在做有个性而无品味的事，与风度优雅绝缘。这种情况下，再勉强自己表现淑女风范，有困难啊。"

谭英回想他两次见到冬末时的情景，也笑。冬末不是什么温婉淑女，他早就明白，一定要用淑女的标准去看她，不独她受不了，就是他自己，恐怕也未必就会像现在这样，一见之下便怦然心动，鲁莽得如同十七八岁初涉情网的毛头小子。

这样的女子，让人不见犹罢，见后就再难忘记，偏偏等到真有机会接近了，却让人有种不知该如何讨好她的棘手之感。

"舒小姐真是爽快人。"谭英一笑，心里却叹了口气，听她的口气，料想自己如果还想用迂回点的方式来接近她，怕会碰一鼻子灰，

索性直来直往的问："舒小姐，我能叫你的名字吗？"

冬末微笑："谭先生请自便。"

"冬末。"谭英爽爽利利地唤了一声，望着她笑问："既然不喝酒，那就重新点饮料吧！不知我有没有这份荣耀请你喝一杯。"

冬末看了一眼桌上放着的鲜花，回答："谭先生帮我的大忙，应该我请你表示感谢才对。"

谭英扬眉，他素来没有让女士买单的习惯，自然不愿接冬末这种还人情的请客。但念头一转，又想起冬末的性情与普通女子大不相同，恐怕接受她的请客，不让她感觉欠了人情，日后相处才更自在。

想到这里，他笑了起来："那就多谢你了。"

冬末因为他的知情识趣而好感倍增，当下招来侍者，请谭英下单。谭英笑着道了谢，等侍者走了以后，看到冬末一手支颐，一手轻轻地晃着酒杯，杯中酒色瑰丽，她的手指细白纤长，唇红如酒，眉黛似烟，双眸在灯光下流波婉转，时亮时幽，真真眉梢勾处，眼动时分，连未曾挽进髻中的头发丝儿，也无不风姿卓越，虽是静时，也姣好如画，一时又有些发呆。心里暗想，这女子，论姿色，真真只能算得中人之质，怎么偏就那么对了他的味，让他惊艳痴迷，只见了这么几面，竟真有些割舍不开。

冬末感觉到他的目光流连，也不以为意。孤身行走，容貌在商场上用之得当也是女子的一项利器。男人看女人么，除去"悦目"二字，更重要的是"赏心"。至于那"心"是如何"赏"法，因人而异。

除去夏初那种天真少年，她还没有见过对着女人的美貌不心里YY的男人。谭英这种惊叹痴迷居多，想要一再亲近，而不是纯粹亵玩YY的目光，已经算是很难得的尊重了。

两人目光相对，都是一笑。大家都是成年人，处在这样的场合，暧昧些不直接挑明了交往的要求是情调，但装作完全不解风情，那就太傻了。

谭英挑了个话头，笑道："说起来我和崔福海认识也有四五年了，竟从不知道他有个像你这么美丽的妹妹。这几年地产业情势大好，他怎么没把你也带进这行来？"

冬末抿了一小口酒，笑道："大海刚入地产这行的时候，国内房地产开发才刚刚起步。那时国家对商品房也还抱着种试运作的心理，政策严厉，谁也不知道到底往后会怎么发展。后来我自己的生意也上了手，做生不如做熟，自然也就没了往房地产那行走的想法。"

谭英本来以为冬末真是崔福海的妹妹，照年纪算她毕业就业的时间正是房地产业良性发展的好时机，崔福海不带妹妹入行自然可惜。此时听到她说她是在国内房地产业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不禁大感诧异，"房地产业刚起步的时候你就出来工作了？那你当时不是才一点大？"

冬末右边的嘴角微翘，笑答："是啊。我出来工作的时候才十五岁，身份证都没有。"

谭英轻啊一声，又一层意外。直觉地就想问她的父母怎么忍心让十五岁的女儿跑出来打工，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如果问这个问题"踩雷"的机率太高。再一想，冬末明白告诉自己，她是十五岁就出来的，其中也包含着她的学历及家世的基本信息，是相当有诚意的。如果他嫌她出身穷苦或者没有学历，得了□句话，就该自动退出。他是打了好久的主意，才真的来接近冬末的，仅是学历和出身不高，却不能打消他的积极性。

"我出来的时候身份证是有的，不过当时正是国家大规模制度改革，就业制度，工作制度……全都一片混乱，我当时人都是懵的，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才找到工作。是机缘凑巧，才有我今天。"

第36节：第十二章 或是有情今始觉(2)

他说着，心有感触，叹道："我们出社会的时间大约相同，都是没有半点心理准备，改革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一下从国家管你的生老病死，就业结婚生孩子变成了国家什么都不管，什么都得靠你自己，连个缓冲时间都没有."

冬末点头，心有戚戚焉。经历过的相同时代背景，让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不少，接下来的话题自然越来越投机。

正聊得投机，谭英腰间的手机突然狂震，他对冬末道了歉，接通电话，听了对方的话，顿时大喜，旋即看了对面的冬末一眼，满面为难。

冬末明白他这一眼里的意思，等他挂了电话，便主动问道："有很重要的事？"

"房管所的一个领导，我们公司有几栋楼的房产手续有点小麻烦卡在他手里。我一直想跟他搭线说说话，他都没给我机会，想不到他这时候突然让人找我过去。"

谭英看着冬末，左右为难。冬末一笑，挥手道："你去吧，求人办事的机会稍纵即逝，可别错过了。"

谭英既欢喜又不好意思，有些讷讷地说："冬末，真对不起。下次我请客，向你赔礼。"

冬末微微一笑，两人客气几句，谭英匆忙离去，她一个人独坐无聊，索性两口把残酒喝了，埋单走人。起身的瞬间，她的目光落在桌旁放的那束鲜花上，迟疑片刻终于还是将它拿起。

夜间的公共汽车乘客不多，冬末坐在车里，想着谭英显然有备而来的再遇，有些怔忡。

公车停靠的站点在她居住的小区外，离她到家还有一段距离，她下车走了一段路，就着路灯看看手中捧的鲜花，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以描述的失落。

多年来，人流如水，从她身边淌过，她不是不曾想过挽留，只是伸手出去，鞠得再紧，那水依然会从她的指缝间流走。谭英会是那个停留在她身边的人吗？他的年龄比她大四岁，学历比她高那么一点，社会地位比她稍强，对她的追求之意明白无误。他会留在他身边，充当那个与她结婚，与她相依相持，不离不弃，不欺骗，不出卖她的那个角色吗？

会吗？

她摇头，谭英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个好丈夫，但真论到相依相持、不离不弃、不欺骗、不出卖几个词，现在下定论却还是太早了。对于谭英这种类型的人来说，这世间诱惑太大，而背叛与出卖要受的惩罚又太低，利益得当的时候相信他的忠诚值不了什么。这世间，估计只有像夏初那样的傻子，才有可能真的一旦允诺，就终生不违吧！

一个念头又转到夏初身上，她胸中一闷，停下脚步，叫道："夏初，你给我出来，别躲了！"

身后一阵悉悉索索，紧跟着是"啪"的一声，貌似有人摔了一跤。然后才听到嗒嗒的小跑声，夏初从黑暗处跑了出来，停在她三步之外，摸着自己的后脑勺，嘿嘿地干笑，，"冬末，你叫我有什么事？"

冬末看到他那呆样，只觉得心里一股又气又怒又窝囊的闷痛，让她很想抓住这小白痴左拍右拍抡起痛殴一百遍，再掷地上双脚践踏碾成相片纸，而后把那破纸卷卷，扔到火堆里去烧成灰，让风吹个一干二净，再别出现在她面前才好。

夏初这时候还没有学会看别人的脸色，但对于看冬末的脸色，却已经是经验丰富了。一见她的表情由多云转阴变小雨，再有向电闪雷鸣的恶劣方向过渡的倾向，立即开口为自己辩罪："冬末，是你叫我出来的，我可没有让你看见！"

第37节：第十二章 或是有情今始觉(3)

冬末嘴角抽搐，反问："如果你没有让我看见，我怎么会知道你躲在后面？"

夏初也疑惑挠头："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躲在后面？"

当然是你没有躲好，笨蛋！

"没有007的灵活身手，拜托你就别学人家鬼鬼祟祟地跟踪别人。我一看到你躲在身后，就头痛！"

夏初受教点头，旋即大惊失色，"我跟在你身后，你都知道？"

冬末重重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哼得夏初全身一个哆嗦，连退几步，傻笑："哈哈，呵呵，嘿嘿。"

冬末不笑，就这么直直看着他，直把他看得毛骨悚然，连擦了几把汗，脱口而出，"冬末，我每晚只看到你安全到家了就走，我没打听你的生活习惯，没跟过你去相亲，没画你的像，没偷偷看你，没……没……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不打自招到底是什么情况？感谢夏初小弟弟表演得如此形象逼真。

冬末长叹，无力问："你知道狗是怎么死的么？"

夏初摇头。

"是蠢死的！"

"嘎？"夏初瞪大眼，疑惑的问："狗怎么就蠢死了？"

"像你这样，就蠢死了！"

夏初终于听明白了这是冬末在拐着弯骂他，嘴一扁，不高兴了。

冬末点头：很好，小蠢狗居然知道对她发脾气了！有进步，有前途！

她大踏步前行，夏初紧跟在后面，恼了她一阵，很快又忘了自己正在生气，不该跟她说话，一脸讨好地问："冬末，你叫我到底有什么事？"

冬末没好气的讥笑："我找你能有什么事？你难道还能帮我解决什么事不成？"

夏初很认真地回答："你如果没事，是不会叫我的。你叫我，肯定是有事……"

他说着说着，居然有个新奇的猜想，"如果不是有事，那肯定就是你心情不好，想找我出气！"

冬末血压蹭蹭上升，找你当出气筒，我至于么？你不给我气受那已是天大的恩赐了。

但她还没有反驳，夏初居然又高高兴兴地笑开了，"不过不管是你有事，还是你想找我出气，我都很高兴，那说明你把我看成亲近的人了。"

"这又是从哪里学来的歪理？你脑袋浆糊了吧！"

"才不是歪理，我要是有什么事，或者心情不好，也想把你叫出来陪我。那是因为我喜欢你，信赖你。"他反驳两句，突然福至心灵，一脸激动，双眸放光地盯着冬末，大声问，"冬末，你现在愿意亲近我了，是不是说，你终于开始喜欢我了？"

第38节：第十三章 一笑(1)

第十三章 一笑

冬末张口结舌，夏初却是忍不住欢呼雀跃，"冬末，你真的开始喜欢我了！"

"我喜欢你个头！"

"喜欢我的头，跟喜欢我似乎没有差别啊！"

冬末被噎住了，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夏初，好一会儿才问："夏初，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夏初眨眼，无辜地无赖着。

冬末审视他半天，只得承认夏初是真的听不懂反话，确确实实是个纯洁的孩子，只是这份纯洁实在太强大，使得她兜圈子说话或者反讽，除了让自己气得晕头转向以外，得不到其他好处。

她叹了口气，被打败了。

好一会儿，才重新把心态调整过来，认真地说："夏初，我有件事想问你。"

夏初十分意外："你居然会有事情问我？"

"因为这是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我只能问你这样莫名其妙的人。"

夏初思索着："莫名其妙形容在人身上，似乎不是个好的词语啊？冬末，你这是在骂我？"

真的发怒骂他，他没半点反应，这种小小的讽刺，他倒突然变得敏感了，他这神经系统，也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吧！

冬末几乎要仆地投降，完全拜倒在夏小爷的诡异磁场下，"这绝对不是骂你，我这是很诚恳，很认真地向你请教一个很困难，我一直想不通问题！"

夏初大喜，笑逐颜开，十分有绅士风度地做了个西式礼仪："能为你效劳，我十分荣幸。"

冬末不能不承认面对夏小爷是件十分有刺激感的事，因为你永远也预料不到他的下一步，猜测不到他的反应。

她咬牙，笑出淑女的狰狞，"夏初，你如果敢再用跟人学得半生不熟的无赖方式来跟我说话，我保证你会很后悔，很后悔。"

夏初吓得一个哆嗦，噤若寒蝉，用小哈巴狗的表情看着她，不敢说话，不敢乱动。

冬末见他受教，这才满意地点头，不自觉地伸手拍拍他的肩，摸摸他的头，"很好，很乖，就该这样。"

夏初的头发很细，头顶摸起来的感觉很好，她摸了摸，不自觉的又揉了揉。然后，她突然醒悟到自己做了什么白痴举动--这不是她一向嗤笑的，娇娇她们才做的幼稚举动吗?

晕了！她触电似的赶紧收回手，发现自己真的不能跟夏初长久的对面相处，否则智商指数立即会直线下降，跟股市崩盘差不多。

夏初沉浸在冬末伸手摸了他的喜悦与感动中，高兴得两眼都闪着星光，紧张地问："冬末，你要问我什么？"

"我问你……"冬末的问题到了嘴边，又转了个方向，困惑地问，"夏初，你为什么喜欢我呢？"

夏初怔了怔，脸一下红了，居然咳嗽一声，才小小声地说："那天晚上，你亲了我……"

冬末点头："对，我是亲了你，不过那时候我喝多了，是存心戏弄你，并不是喜欢你。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误会我喜欢你，而用喜欢我来作为回报。"

夏初有些不高兴的努嘴，轻嚷："反正你那晚亲了我，你就要负责。"

冬末喷血，她想过很多夏初喜欢她的原因，一见钟情，因劫成奸……可从没想过，居然会是会是……她亲了他，就要负责任！

这答案太强大了，强大到不能不让冬末华丽丽地晕倒，火冒三丈地咆哮："我负责？我负个屁的责！小童对你揉揉捏捏，娇娇对你亲亲

啃啃，你那些玩COS秀的女伴对你搂搂抱抱，你怎么都不去叫她们负责？"

"她们不是你啊！"夏初辩解一句，然后弱弱地提醒，"冬末，你说脏话了，这样很不好。"

"我还有更脏的话，你想不想听？"冬末手里的花束被她捏得茎秆嚓嚓地断折，感觉嘴里喷的都不是热气了，而是青烟，"XXOO，敢情那么多人对你动手动脚，你都没想过要她们负责，就揪了我一个不肯放手。我算什么啊？被树袋熊攀住的一棵树？"

夏初对付不了她的喷火式暴怒，只得愣愣地站在那里，采取一贯的应对措施，眨巴眨巴大眼看着她。

敌人不应战，任你宰割，你那些杀伤性武器摆出来又有什么用？白费力气！

冬末再次败下阵来，叹气："我也是白痴了，居然拿这种你肯定讲不清的问题来问你。"

夏初抹抹被吓出来的虚汗，安慰地说："冬末，如果我刚才的答案你不喜欢，我一定会努力学习，找到一个让你喜欢的答案。"

原来……那所谓的要负责任，竟然还是他"学习"得来的答案。这也不知是哪个缺德鬼教的，恐怕用意正在气她，而她竟傻愣愣地一脚踏进去。

第39节：第十三章 一笑(2)

她握拳，很想把那个无良教育者拖出来胖揍一顿，以消心头之怒，"求求你，别学了，别把我给气死了。"

夏初傻了眼，"可是，是你让我学的啊！"

冬末大吼："我现在命令你，别再学了！你现在学到的东西都是垃圾，是狗屎！教你的那些人，就没怀过好意，纯粹戏弄你，以欺负你为乐！"

夏初看着她，那表情，分明是松了口气，拍拍胸口，感慨地说："真的不用学了？真是太好了！我就觉得最近学的东西都很奇怪，很难理解。"

冬末微微眯眼，露出一口白牙，问道："你最近都跟什么人在"学习"？"

夏初直觉地想回答她的问题，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我答应过教我的人，不透露他们的身份。"

唔，答应了，所以要守信用，是吧？很好！不过他就算不说，冬末也能猜得到教他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又教了他一些什么东西，微怒："你既然觉得学的东西都奇怪，为什么不拒绝？"

"那是你要我学的啊。"

闹半天，原来根子还出在她当初让他去学习怎么当人家男朋友的一句戏言上，这块板砖，真是挨得冤枉至极！冬末良久无话，半晌才冒出一句来："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挨刀你不跑，千刀也不少……你是自找的！"

顿了顿，她突然有种感觉，她现在这种情况，也是自找的！

夏初被她说得有些委屈，轻哼一声，转过头去，不理她了，但脚步却不停，跟在她身后一直走。

冬末随他跟着，眼看快到小区的大门了，才停下来，把她刚才想问但没问的话说出来，"夏初，要怎么样，你才不会喜欢我？"

夏初被她不动怒也不带玩笑的冷静表情吓得一愣，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呆呆的回答："我不知道。"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会讨厌我？"

夏初完全傻住了，"我怎么可能讨厌你？冬末，你那么……那么……好，我怎么可能讨厌你？"

这么个少年，词汇贫乏，最好听的话就是一句"你那么那么好"。可他看着你的目光，却是毫无保留的信赖与欣赏，你能狠得下心去将这种信赖与欣赏撕裂吗？

冬末垂下目光，慢慢地的说："夏初，你觉得我好，不过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接近过我。你不讨厌我，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我恶毒凶狠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离你远，我只从你的眼里看到了很多人都没有的温柔善良，不相信你会有恶毒凶狠的时候。"夏初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然后他眼里的忧伤慢慢地浮了上来，凝视着冬末，困惑地问，"冬末，有人喜欢你，不是件很好很好的事吗？为什么你却不要？反而想让我讨厌你？难道是我很讨厌，讨厌到让你宁愿让我讨厌你吗？"

冬末静默，在心里轻轻地回答夏初的问题：不，你不讨厌，但是，你站在我面前，会让我很讨厌自己。

冬天的寒风吹来，刮面如刀，她抿了抿嘴，淡淡地说："夏初，从今晚开始，我不再禁止你接近我。你想去鉴容台就去，想跟着我就跟。"

"啊？"

这个解禁令，对夏初来说，太过意外，他惊讶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眉眼弯弯的笑了，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叫："太好了！太好了！"

冬末静静地看着他欢呼雀跃，直到他自己停了下来，才问："你还不快走？要没有回学校的公车了。"

"没车也没关系，从这里到我们宿舍只有两公里，我跑回去正好做运动。"

夏初兴高采烈地回答着冬末，反过来提醒她，"冬末，你快回家吧，很晚了。"

冬末笑："怎么，这又是别人教你的？"

"这个不用别人教的。"夏初笑盈盈地看着她，又催道，"冬末，你快进去吧。"

冬末不再说话，转身步入小区，上楼，进屋，开客厅里的灯，然后走到卧室去，靠在窗帘往外看。

小区外的街道上，夏初还在向她的房子的这方张望，似乎在等她到开着灯的客厅窗前跟他打个招呼。她不动，静静地站在黑暗里。良久，夏初醒悟似的拍拍脑袋，露出个瓦数可与路灯媲美的灿烂笑容，挥舞着拳头在原地打了几个转，似乎这几个转还不足以表达他心中的激动与喜悦。他突然伸出手来，在地上翻了两个空心跟头，然后傻笑一阵，这才欢呼一声，脚步轻快地跑走了。

冬末一直看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消失不见，才收回目光，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微微切齿，然后对着黑暗中的穿衣镜，一笑。

第40节：第十四章 冬风冽(1)

第十四章 冬风冽

第二天夏初出现在鉴容台，小童和娇娇等人都以为冬末会发怒，不料她不仅没发脾气，当夏初向她打招呼的时候，她还点头微笑着回答了一句，"你好。"

"吓--"

旁观众人看到她这种回应，都吓得呼了一口气，娇娇看着冬末不急不徐地登楼离去，目瞪口呆的问站在旁边的小童："童姐，我不是还没睡醒吧？末姐会有对小夏这么亲切的时候？"

小童无言，突然伸手，在娇娇手臂上掐了一把，疼得她大叫一声："童，你干吗呢！"

小童收回手，无辜地道："帮你证明眼见的都是事实，并不是做梦。"

娇娇揉着手臂的痛处，一泡热泪，"童姐，我真是太感激你的体贴了，不过如果你下次替我做证明，能掐你自己，我会更感激。"

小童没回应她的玩笑，看了眼夏初，再看了眼冬末消失的楼梯，跺了跺脚，跟着上楼去了。

娇娇不明所以，看到夏初还站在当地，就走了过去，拍拍他的肩膀，笑嘻嘻地调侃："小夏，你行啊！果然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现在终于得到我们末姐的正视啦！"

夏初脸上没有笑容，站着发呆，听到娇娇的话，却摇了摇头，喃道："不对，她眼里根本没有我。"

娇娇一怔，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颊，笑道："你学什么深沉啊？末姐眼里没有你，怎么会跟你打招呼？她又没在眼珠上用0号色笔大大地写着"我眼里没有你"六个字，你瞎想什么！"

夏初不善表达，娇娇一番话他无从辩驳，只能微弱地辩解："可是我感觉不对。"

"什么感觉，感觉都是骗人的！要紧的是现在末姐对你的态度已经开始正常了，相信只要你继续努力，很快就能再进一步，然后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

娇娇傻乐地拍拍夏初的肩膀，笑道："来，小夏弟弟，我这里有新店的框架图，正准备做初步规划，你来帮我看看，有什么你"看起来好"的建议。"

夏初被她拉着去了文具柜，心里虽然还存着很不好的感觉，但文具柜里的几名员工趁着店里没什么人，一轰挤了过来，拉拉扯扯地抓住他问东问西，他应付不暇，心思又单纯，就把这件事暂时压下了。

小童追着冬末上楼，本想直接去问她为什么今天对夏初的态度大异，但看到她进了办公室立即着手处理公事，不敢造次，先去办公。等她忙完一阵，再看对面的办公室，却见冬已经离开，正端着水杯站在宋宁办公室前看监控器的屏幕。

第41节：第十四章 冬风冽(2)

屏幕上，夏初正坐在娇娇文具区的兼用办公桌前看新店框架资料，文具区的几个店员时不时过来跟他说笑。夏初是一心不能二用的人，忙着看较图片资料，就答不了她们的话。但她们也不着恼，依然过一会儿就过来看看他，看一看又回去和同伴嬉笑说话，对他指指点点，大有花痴之相。

小童怔了怔，才走到冬末面前，跟她一起看监控器的屏幕，琢磨了好一会儿，都没找到合适的言词，反而是冬末先开了口，问："小童，你们这些日子，教过夏初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是吧？"

小童刷地退了几步，下意识地拿起宋宁办公桌上的文件夹护着头部，然后抬头看冬末，见她根本无意追打她，这才想起冬末如果真的动怒，别说她只顶着个脆弱的文件夹，就是顶个厚钢盔也没用。

这么一想，她才放下心来，抚抚自己被吓得砰砰乱跳的小心肝，呵呵干笑，"末姐，我们没有恶意的……"

冬末点头，淡淡地说："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你们只是拿他恶搞。"

小童戏弄夏初已经习以为常，但被冬末这么一说，却突然觉得很惭愧，抹了抹脸，汗颜："末姐，对不起。"

"没有对不起我，我不是夏初那种傻孩子。"冬末的目光落在屏幕上，转动着手里的水杯，轻声问，"你们对夏初没有恶意，但是，也说不上是善意。你们只是拿他当一件很好玩，很有趣的玩具。尤其是这件玩具还漂亮，感性，单纯，智商低到永远也不懂世俗人情，并且他纠缠的对象是我，所以你们逗他，能感觉十倍的快乐。"

小童心里的负疚感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把她的腰都压弯了，恨不能把自己缩小缩小缩小再缩小，缩小成一粒能够逃过冬末的眼光的微尘。

她弱弱地，哀怜地垂死挣扎，"末姐，你别说了，你说得我都觉得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了。"

冬末微笑，摇头，"不，你不是坏人，娇娇她们也不是，至于我可能也不算；只是我们的善良有限。"

这就是成人的世界，不能简单地说谁是坏人，当不触及自身利害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会同情，会怜悯，会宽容，会温柔的对待世人及世事。这时候，人人都是善良的，可爱的。

然后到了涉及利害的时候，情势就变了，会贪婪，会忌妒，会刻薄，会狠毒的去拔除一切于己不利的障碍，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可以践踏道德准绳，泯灭良心，不择手段。这时候的人，是阴狠的，可怕的。

所以，成人不是不善良，只是善良有限而已。

冬末笑得恬淡，小童却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额头上一滴汗两滴汗，汗流满面，突然觉得冬末现在像一只正缓缓地把锋利的脚爪探出来的猫，正优雅的注视着食物，准备用餐；夏初，正是摆在她餐盘里的那只可怜的老鼠。而自己，虽然不是她的食物，但却绝对没有脱出她的利爪压力。

她现在有三个选择，一是飞扑过去，撒娇放痴，无论如何先把老大的怒火平息了；二是正正经经地认错，保证以后绝不再犯；三是做死鸭子，直到惹得老大动真怒，施杀手；

小童在瞬间决定了选择，偷偷地从宋宁桌上的冷茶杯里醮了点冷水抹在眼下，脸一皱，眉一塌，嘴一扯，带着哭腔，"末姐，我知道错了……呜呜呜……可我真不是故意的……"

冬末本是十分冷静地考虑问题，但小童这样的无赖，却一下子将所有凝重的气氛都打破了。

第42节：第十四章 冬风冽(3)

小童一面假哭，一面就势坐在宋宁的椅子上，扑在冬末身上，把"抱大腿"一词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气氛弄得诡异无比，令冬末无语，满面黑线。

好一会儿，冬末才重新整肃，喝道："我又不罚你，你瞎起什么轰！敢胡闹我扣你一个月奖金和提成！"

小童一个月的奖金和提成加起来可不是小数目，比工资都要高出老大一截，真扣掉足够让她肉疼，这个威胁直接而有效地将小童的满腹无赖打算封了回去。假眼泪没有真泪的后继支援，也华丽丽地干涸了，她可怜巴巴地说："末姐，不要这么残忍啊！我要存嫁妆，女孩子没嫁妆，嫁人后会受婆家欺负的。"

冬末见她这样子，真是又气又笑，"就你所怀的这套放泼撒赖的绝世武功，你不存半点嫁妆，空手嫁人，也没人能欺负你一根寒毛去。"

小童见她笑了，松了口气，小小声地替夏初求情："末姐，其实小夏人真的很好，对你的喜欢不存着半点邪念，这样的人，对你完全无害，你稍微对他垂怜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冬末纵声大笑，"小童，成人的世界，自有其运行规则。夏初本可以不遵行这个规则，是他自己硬要挤进来的。既然如此，他自当有顺应规则的准备，何必他人垂怜？"

小童心一沉，干笑，"末姐，你这次是动了真怒了？"

冬末微笑，唇红齿白，娇妍明媚，却像冬天的阳光，没有温度。

傍晚下班的时候，夏初也结束了一天的课业，赶了过来。这是他头一次得到允许，不必冒着炮火平安地站到冬末面前，光明正大地送她回家，所以他笑起来既开心又不安，用不确定的口吻问："冬末，我能送你回家么？"

冬末笑得温和："当然可以，不过我一向搭公车回家的，是送我上公车，还是一直陪我到家？"

夏初大喜，连声说："只要你肯，当然是送你回家。"

冬末常搭的公车以大学城为起发点，刚上车的时候人不多，还有一两个座位，只是隔得远。冬末随意坐了，夏初却舍不得远离，就站在她旁边的空位，望着她笑，"冬末，我画了很多你的像，明天我拿过去给你看好不好？"

冬末轻轻点头，"好，我也想看看你能把我画成什么样子。"

"很好看，很好看……"

售票员过来售票，夏初赶紧掏钱包买票。他长得精致俊俏，眉宇间又十分天真，简直就像所有居心不良的人昭示一件事，"来欺负我吧，欺负我吧，我很好欺负的。"

这样的人走在大街上都很危险，何况他买票的时候钱财又露了白，很快就被扒手盯上了。夏初犹自沉浸在和冬末正面接触的喜悦中，丝毫没有察觉钱包被偷。冬末看见了，却没有说，甚至连脸上的微笑都没有丝毫变化，倒是那扒手察觉到了她的注视，抬头与她的目光一对，被她那了然而嘲讽的视线刺得手一抖，到手的钱包掉了。做贼心虚，他也不敢再捡，赶紧钻到别处去。

冬末引着夏初说话，声色不动，侧侧一脚踏出，将钱包踩住，然后借公车猛刹车造成的小混乱俯身把钱包捡起，用大衣掩着收好。

她的小区离大学城不过两千米左右，很快就到了，夏初见她到站而没有起身的意思，便提醒她："冬末，到家了。"

冬末轻轻摇头，笑道："我想在外面吃了饭再回去。"

夏初大喜，赶紧问："你想去哪里吃？"

冬末想了想，道："过了河，有家金莎私家潮州菜馆，我想去那里吃。"